



荣神益人

——
纪念乔宁

目 录

乔宁生平	1
乔宁在 MIT 团契的家庭分享	乔 宁 2
众人的祝福	王忠欣 5
活出生命的真理	刘孝廷 9
一个追求纯粹美好的人—乔宁	贺璋蓉 21
斯人已去,其神犹在;灵魂如归,安知非福!	田 薇 24
忆乔宁	傅有德 37
巴拿巴式的弟兄	单传航 40
永远的“司机”	张秀华 43
乔宁去了天堂,将爱留在人间	刘 平 46
在静默中以爱心服事	游 斌 57
乔宁:分享大爱的人	张 华 61
纯洁的心灵,虔诚的信仰	谢爱华 64
纪念主内弟兄乔宁	徐 君 69
“这是结束,但对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开始”	荣光启 林季杉 75
乔宁的两大财宝	查常平 79
荣归天堂	施惠玲 83
基督徒的底色与底色基督徒	尚九玉 86
落在地里的一粒麦子	郝 兰 89
安分守己的弟兄	王天民 94
宁静祥和的“渡桥”	黄传根 97
圣灵充满生命	李润虎 101
缅怀乔帮主	刘莉源 104
荣宁乐苑的啤酒鸭与龙虾——信心的播洒与传递	高 山 109
悄悄的一束光	Ann112
外人看不见的信心和爱心	王冀荣 116

乔宁弟兄生平

乔宁,1962年生于中国西安;1980年至1984年在厦门大学数学系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4年至1987年在兰州大学数学系读数学硕士,获硕士学位,并与同学王冀荣相识相爱;1987年至1993年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数学系任教,并于1988年与王冀荣结婚;1993年至1997年在美国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学习数学博士课程;1997年至1999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读统计硕士,获硕士学位,期间于1999年4月4日复活节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华人浸信会受洗;1999年6月至2021年5月在美国麻州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工作,并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聚会;2021年5月11日于波士顿因病逝世,享年59岁。

乔宁在 MIT 团契的家庭分享

今天我想占用大家的一点时间来分享我最近的好消息。先说为什么要分享？我们最早来 MIT 团契是在 2003 年前后，当时团契需要一点人气，我们就过来帮忙。聚会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回到了以前在母堂的团契。从 2012 年起我们开始全身心加入 MIT 团契，一直到现在，所以说这个团契就是我们属灵的家，虽然有一些人跟我们还不是那么熟，但我们彼此都是家人关系，所以才要分享。什么好消息呢？我这几个月一直有胃炎的症状，食量大大减少，三个礼拜前开始每两、三天就把胃里残存的食物吐掉。长话短说，上周五急诊住院，经 CT Scan 和两次胃镜，发现是十二指肠上有肿瘤挤压肠道，使得固体食物难以下移，从而造成困扰我几个月的胃炎症状，目前初步活检基本认定是恶性肿瘤。接下来我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确定肿瘤来源、性质及有否扩散等等，然后才能有治疗方案。现在吃饭改流食为主。这是我现在的状况。

那在这个谈癌色变的时代我为什么说这是好消息呢？回到信仰，我来引用保罗在《腓利比书》中 1:21-24 节的论述：“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

紧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基督徒的生死观。现在我的肿瘤是恶性的,就好像我们春节前上网抢回家的高铁票,没抢上,只能坐晚班的绿皮火车回家,这时车站说可以把你放在早班高铁的 waiting list 上,而且大概率会有票,你难道不觉得这是好消息吗?因为保罗在这里说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现在有可能乘早班车回归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与基督同在,当然是好得无比了。有这样的认知,真的也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平安,我在病床上听到医生告知活检结果时心情很平静。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亲身陪伴过好几位从癌症开始到归入主怀的弟兄姐妹,间接地参与和听闻周边类似的事不计其数了,每一次都是在准备自己。

当然另一方面,我也要坦诚的讲,我们是有情感、有限的肉身人,我们肉体的心灵一定会软弱,在这个层面当然会难过,特别是冀荣,虽然她和我一样在灵性方面没有抱怨和障碍。求主加给她每天当有的力量去面对未来!

在我们告知了一些弟兄姐妹后,教会团契里这么多年结识的新朋老友的祝福问候如潮水般涌来,让我们非常感动。举两个例子,丁主席的爸爸说他可以飞过来照顾我;明天,前几年去了外地的一位弟兄坚持要飞回来看我。你们有声无声的祝福和关爱我们都感受到了,恕我不一一点名致谢。

团契的中心使命是敬拜,是认识神并实践神的教导,所以不要把我这点事太当回事。祷告时求医治更不是祷告的中心,因为在上帝那里,一切都已确定,我们人是在一维时间轴上,只能在事件发生时才得晓,祂医治与否都是恩典。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在医疗上积极寻求,结果仰望交托。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经文,与大家共勉。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基

信徒的根本生活价值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 延伸一下就是，或有病，或没病，都要荣耀神。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大家同在！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众人的祝福

——怀念乔宁

王忠欣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

2000年我结束了在加州一个福音机构的服事，回到波士顿，开始全时间主持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事工。当时事工刚刚起步，需要很多人力和物力的支持。那时教会的主任牧师是庄祖锟牧师，他非常关心我做的学者事工，也给了很多帮助。那年秋天庄牧师在教会开了一门普世宣教的主日学，他特别安排我去主讲一次，让我介绍我的异象和事工计划，希望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支持。那天我分享完后，果然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兴趣，纷纷来到讲台前向我询问各种问题。在人群中有一位弟兄默默的听着我的解答，这位弟兄就是乔宁。乔宁那天没有提问题，只是默默的听着我和其他人的对话。大家散去的时候，乔宁递给我一张支票，我看了一下，数额还不小，就好奇的问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就是一般的技术工作，然后就离开了，我顺着他走的方向望去，看见冀荣正在门口等他。这是我一次见到乔宁和冀荣。



后来由于都在同一个教会聚会,我和乔宁就比较熟了。乔宁非常热心,经常邀请我们一家去他们家聚会聚餐,渐渐的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在和乔宁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乔宁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非常踏实的人,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2001年夏天我组织第一次的美国宗教文化暑期研讨班,邀请了一批国内的学者来参加,学者们要在波士顿停留一周左右,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大学、教堂参观、座谈,需要有人帮忙开车接送、安排伙食等,我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乔宁,就请他来帮忙。乔宁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并且从他工作的研究所请假,每天都来陪伴、照顾学者。在这以后的每一年的暑期班期间,乔宁都会把学者在波士顿的那几天空出,专门过来帮忙。这项服事乔宁坚持了近20年。2019年的7月,乔宁的身体已经开始不适,但他仍然来帮忙,带着学者参观访问。从乔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榜样。

除了暑期班,平时我还要在波士顿组织一些讲座、研讨会,邀请波士顿地区各个大学的访问学者来参加,也是需要有同工帮忙

开车接送、准备饭食。乔宁总是我最固定的同工，每次活动都离不开他的帮忙。他开车接送在哈佛、MIT、BU 等学校的访问学者，非常辛苦。有些活动是在他家举办，他和冀荣还要供应 20、30 人的伙食，他们都欢欢喜喜的准备，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招待访问学者。

乔宁对学者事工非常有负担，他多次去中国参加我们组织的与学者交流分享的聚会，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帮助学者了解信仰与生命的关系。他还探访那些来过波士顿的学者，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从认识乔宁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在接下来的 20 余年里，乔宁对我们的支持从未间断，一直是我们最得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 19 年和 20 年乔宁医病期间，他没有忘记对我们的支持，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乔宁特别有爱心，他和冀荣支持了很多神学生和传道人，不图名不图利，一心放在神的国度上，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乔宁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家里招待在波士顿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关心和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任何的困难，乔宁知道后都会主动的去提供帮助。有好几次，我在国内遇到要来波士顿访学的学者，他们需要有人去机场接机，帮助他们找住处，我都会把信息转给乔宁，而乔宁每次都不辞劳苦的去帮忙。久而久之，乔宁就成了波士顿的一张名片，许多国内来过波士顿的学者，一提起波士顿就会想到乔宁。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年他从波士顿去中国看望在大学中任教的学者，由于打错了号码，电话通到了另一位学者那里，那位学者也来过波士顿。当我的朋友说我是从波士顿来的，那位学者立即问到，你认识乔宁吗？

乔宁是谦卑的,他的信仰不是挂在嘴边,而是体现在行动上,他说的少做的多,真正做到了信仰上的知行合一。《马太福音》第22章37和39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 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乔宁用他的一生活出了这两条诫命,他用生命去传递生命,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改变生命。乔宁在中国学者福音事工上的见证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为能与这样的一位弟兄一起同工20年而感谢主!

活出生命的真理

——关于乔宁的故事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

乔宁走了,带着他对这个世界无限的眷恋和爱。我们都感到特别地悲痛并深深地怀念他。我就简要讲三点,主要是缅怀和思考。

一、我与乔宁

我和乔宁相识于2004年夏天。当时忠欣邀请我到美国纽约的纳亚克学院去开会,我们便在美丽的哈德逊河畔认识了。不过,当时人太多,而且大都不熟,所以也就没太深印象。会后忠欣组织我们到波士顿,在那里跟乔宁接触多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当时我们的考察除了坐地铁,大多是乔宁开车拉着我们到各处去。那次相识后,与乔宁的联系就再未间断。我和乔宁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契,成为好朋友好兄弟,可以说走过了一个非常令人愉快和感恩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乔宁总是不断感染和激励着我。我把它叫“流金岁月”。



大家看到的这几张图片，是2010年8月2日乔宁回中国大陆的留影。第一张是在北师大东门的御马墩餐聚，参加人有刘晓力高建刚夫妇、我们夫妇，有田薇、田松、谢爱华、董春雨、张百春，还有乔宁一家三口在中间，大家在北京和乔宁一家相聚特别愉快。乔宁和冀荣多次回国，绝大多数时候都能见上一面聚餐和交流。不过，这张照片特别珍贵，因为图片上的高建刚老师和乔宁兄两位都已经走了。



第二张图片是乔宁 2011 年春季在北师大与我的学生座谈和分享,活动的名称叫“当代社会的信仰与精神生活学术座谈会”。我们把乔宁聘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就是希望大家做人做学问多跟乔宁学习,特别是有什么情况多跟乔宁联系,以便析疑解惑。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到波士顿见到乔叔叔都特别亲切,嚷着要吃龙虾,而乔宁也满足了每个学生的愿望,这当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乔宁也很高兴舍得,甚至我的好几个学生后来跟他的关系比跟我还亲密。

2011 年秋季我到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波士顿的那半年差不多每周都到乔宁家去,特别是我们经常联合搞活动,往往是我有个想法,乔宁兄就开始筹备,我和忠欣兄忙会上,乔宁和冀荣忙会下,都是累并快乐地忙乎着。这些在宁荣乐苑搞活动的图片特别多。



这张图片是有一次乔宁专门接我到他家,他要给我们露一手做刀削面的功夫,因为乔宁本是陕西西安人,这是他的专长。他做得很好,冀荣看着也挺高兴,我吃的也痛快。当时的情形特别让人回忆和留恋。

张秀华说乔宁的永恒角色是“司机”,因为在波士顿期间大多是乔宁拉着我们去各个地方。其实,司机开的车就相当于佛教说的“船”,是渡人的。当然更多的人戏称他为“乔帮主”或“乔老爷”。这是2011年秋天去一个山里,地名我忘了,那地方有山有湖,景观特别好,人们也野外烤肉,我们这些访问学者就只要一个业务——吃,所以旅行特别愉快。这是乔宁和我们住在黄府的三位房客冯国栋、严文强我们仨在山路上的合影。我们三位房客住在一起的半年也特别愉快,他们二位因为我和乔宁的关系也经常被拉着到处参观一起吃吃喝喝。



最难忘的就是除夕在谢昌礼先生家举办迎新年研讨会和守年夜的那次,几十人有说有笑,满满的收获和祝福,从中午直到后半夜,才恋恋不舍地道别。

2011年圣诞节,我女儿放寒假,从南方来波士顿小住。我陪他在圣诞期间一起去一个湖滨参加营会,那次的活动规模特别大,有400多人,也特别成功,当时感触也特深,对我和女儿的启发和教育都特别大,近乎颠覆三观。营会结束后,乔宁和冀荣开车去接我们回波士顿。



2014年5月我和张秀华带着我几个学生到新泽西的蒙茅斯大学参加有机宇宙论的国际会议,王天民一家则从旧金山赶到会场。会后,我们从那租车开到波士顿,跟同时到达的我的女儿和女

婿会合。我们在波士顿受到了众多朋友特别是乔宁一家、忠欣一家和王洋一家的热情接待。因为女儿女婿在南方举行过婚礼不久,所以也就算我们在波士顿给他们办一次喜宴,可是我们自己没有花上钱,都是朋友们破费的。那次人多活动多,非常愉快和喜庆。这是乔宁在餐桌上给女儿女婿和去的学生发红包,总计7个孩子,每人100美金,一下子就发出700美金,相当于四千五百块人民币,这在美国可是天花板级的大礼了!当时我也特别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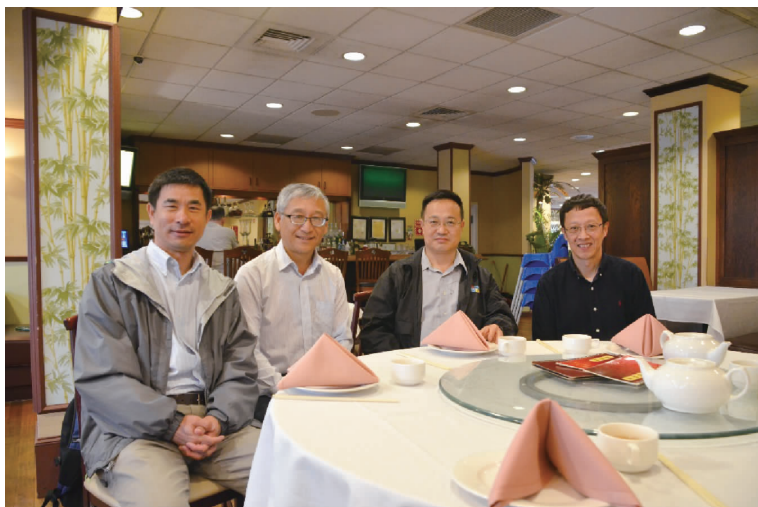


这张图片是忠欣、乔宁我们仨唯一的一张合影,是在老北桥附近离爱默生楼不远的林子边,一晃已经过去七八年了。



2014年秋季,我和清华的吴彤、人大的刘晓力、同事田松四人又飞波士顿,跟吴国盛一家(当时他在 MIT 访问)一起去缅因的阿卡迪亚和新罕布什尔的白山看枫叶。这是乔宁到机场送别我们,被田松通过自拍方式记录下来的画面。

纪念乔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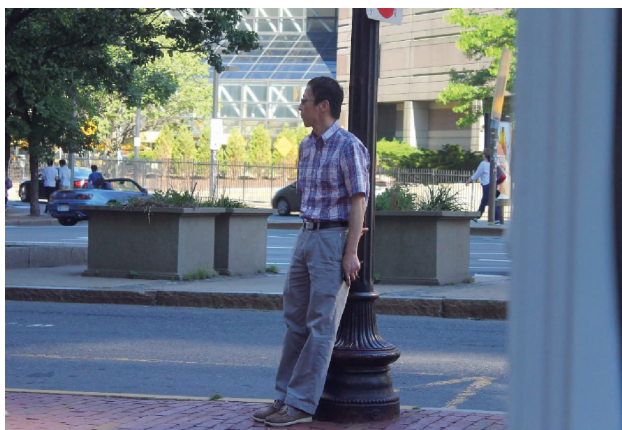


这张图片是我和同事董春雨老师 2015 年去波士顿,与忠欣、乔宁一起晚餐。

在波士顿时,我经常是下午在房间里写作或看书,突然接到乔宁电话,问怎么样啊,累不累,想不想活动活动一起吃晚饭?我说还活动啥呀,天都快黑了。他就说,你开门看看外面。结果,我一开门,就发现他的车在门外。于是我赶紧把东西一收拾,灯关上,暖暖地坐上车走了。在波士顿的日子经常让温暖和惊喜充满,也让我深深怀念与乔宁在一起默契而友爱的幸福时光。

二、我眼中的乔宁和冀荣

这里简单说一说我眼中的乔宁和冀荣,因为这是一个多蒙祝福的、特别恩爱的家庭典范。我对他们夫妇关系的理解就两点:一是一生的守护,二是恩爱典范。他俩是让所有人羡慕的神仙伴侣,各有所长又相互成全。特别是,那种情感和夫妻关系不是做作出来的,是自然天成的。关于这方面,冀荣自己已经有描述,我就不多说了。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这是乔宁有一次开车拉着我等冀荣下楼一快去吃晚饭,我偷拍的乔宁深情远望冀荣的姿态。

三、身边的神相

我想对乔宁做一个简要的评论,他是我们身边的神相,或者说是神真正的表象。

乔宁虽然平素话语不多,但却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爱的形而上学。据我所知,乔宁对许多事情也不是没有看法和意见,但是他宽容、体谅,遇到事情的时候做事从不含糊。我觉得在他那里爱是谦卑,爱是奉献,爱是成全,爱没有差别。他从来没想到过帮了别人的忙,过后人家该回报或感谢他。乔宁 20 多年如一日一直在做着同样的善事,许多人都是一面之缘,可以想象这得需要多大的坚持,这也就是为什么乔宁过世后有那么多人难过和怀念他。

我觉得乔宁的这样一种坚守,很重要的就是超越了普通人的关怀,他自己以这种方式活在福音的恩典中,所以我说他是上帝在我们身边的形象。按照我的精神人学,他就是神性的实践者,他对很多人的帮助看似给别人提供什么实际的助益,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祝福、温暖和爱,传送的是真正的福音。

乔宁虽然不是我们学术圈的人,平常话语也不多,属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一类的人,但少言却不意味着肤浅,谦卑但对事态度很坚定。他有时说出的话其实是很切中要害的,他甘于边缘,做什么事都是奉献,是无条件地去爱。就像特蕾莎修女说的“不管怎样,我们仍要去爱,直至成伤”。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领袖,我们更需要一种平凡的带领者,这是上帝对这个时代的召

唤。“谦卑而崇高,平凡而伟大”,是我对乔宁的一个基本评价。

人们多能感觉出自己和乔宁不一样,但怎么不一样却各有不同说法。我觉得把海德格尔天天讨论的“此在”拿来说乔宁,可以看出他跟我们比是两种不同的此在。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的此在,另一个则是响应存在的召唤,勇敢地去存在、本有或神所悦纳的去存在的此在。或许,乔宁因为跑了太多的路,上帝为了免除他的劳苦而召他回去赐他以冠冕,就像《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那样。所以,乔宁走了我们周围的人都很痛苦,但乔宁走上了一条回归天家的路,我想这是上帝对他的恩典。

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许多人因为乔宁的帮助而感谢乔宁,而乔宁经常回复的一句话就是“不客气,我不配”。还记得有好几次,我对乔宁说,我虽然遇见过不少好人,但乔宁是上帝在人间最好的事工和仆人。他则回答“别这么说,我不配”。我觉得他的这个“不配”,是一种独特的高级伦理学。

我在别处做报告时,经常描述乔宁和他说的这句话。某次,有个人就解释说这属于基督徒的谦卑。他的解说固然没有错,但事实上这不只是一般的基督徒的谦卑,因为谦卑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说,如“我没做啥”“不用客气”“我应该的”等等。为什么说“不配”早已超越了一般的谦卑呢?因为一般的谦卑是对人说的,而乔宁的“不配”是对神说的。二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虽然乔宁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是基督,但他在自己的生命里活出了基督,活出了爱。所以,当他说“不配”的时候,不只是谦卑,而是超越了一般的谦卑,显出极高的神性光辉来。对此,仍然可以从特蕾莎修女所说的一则故事给出解释。特蕾莎修女说,有一次她坐火车去大庾岭,她匆匆忙忙刚上去车就开了。正在这时,她突然听到身后有

人说“修女我渴”。她猛然回头,发现路边的泥塘中有位只有上半身的行乞者在对她喊。可是,车速太快,修女无法下车给他送水,所以她就回头一直难过地盯着那个人,直到影像因渐行渐远而模糊。就在影像就要消失的一刹那,却突然幻化成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修女说“我渴”。结果,特蕾莎修女一下子完成了精神的大转换,意识到那个行乞者就是基督通过他的手来说“我渴”。从此以后,特蕾莎修女就认为自己在帮助每个人的时候,不是帮助,不是怜悯,不是施舍,也不是一般的奉献,而是侍奉上帝和基督。这是特蕾莎修女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并形成重大国际影响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所以,当乔宁说他“不配”的时候,体现的就是和特蕾莎修女一样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乔宁是用自己的行动和方式达到了这一点。他向我们显示了一个普通人在大地上如何撰写自己的大我。

乔宁的一生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的美德可以复制。耶稣说“不经我的路,谁也到不了我父那里面去”。乔宁两个字的“乔”就是乔木,乔木可以做大大的十字架,“宁”就是安宁和幸福、荣神益人。“荣神益人”是乔宁和冀荣“宁荣乐苑”之家的基本精神和追求,因而也在乔宁身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体现了十字架的荣神益人的精神和理想的传播与实践。说乔宁和波士顿,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故事;说乔宁与华人,是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故事;说乔宁与美德,是一个人与一种文明的故事。随着近年来海外华人的暴增,新华人精神也开始崛起,而乔宁的故事作为海外华人的典型应该一代代传播下去。所以说“为有乔宁醒当世,应把此生奉神人”,虽然这是套改毛的语式。

愿乔宁兄在天国在神的怀抱里永享安息,我们永远怀念你!

一个追求纯粹美好的人——乔宁

贺璋琰

(华南师范大学)

当我听到乔宁去世的消息时,心头猛地一惊,虽然一年前已知道他患癌症的消息,但还是觉得这消息来的太突然了。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乔宁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上帝爱他,众弟兄姊妹都爱他,夫妻恩爱,美国的医疗条件又那么好,总觉得有那么一天他又会和从前一样出现在我们当中,带我们读经祷告,脸上一如既往地带着和善又有点羞涩的笑容。我压根没有想到他竟会在确诊以后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去了天堂,真的安息主怀了。

回想起来,和乔宁认识也有十几年了,2003年6月,我去美国参加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举办的“从中国处境理解基督教”的学术会议,并参加暑期美国宗教文化高级研讨班。这是我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大概是在6月底7月初吧,我在波士顿第一次见到乔宁时,他那张带着和善又有点羞涩的笑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某一日,王忠欣带乔宁来到我们几位到波士顿访学的学

者面前,说那天由乔宁开车带我们去几处历史景点游览。我是学世界史的,因而对“寻访历史的踪迹”有一种专业的兴趣。那天我们去了普利茅茨,登上了其陈设与当年一模一样的仿制的“五月花号”的大船,也在一块刻有“1620”的大石头旁拍照留念,据说当年五月花号船上的102名乘客就是踩着这块石头登陆的,还去了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以及马萨诸塞议会大厦、波士顿惨案遗址、老北教堂、邦克山纪念碑等自由之路途径的景点。记得那天我们是早上出去的,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乔宁开车起码都开了七、八个小时,直到傍晚才把我们送回住处。后来听忠欣告诉我们,为了带我们去参观波士顿的上述景点,乔宁专门请了假。那天照了不少照片,大部分照片都是乔宁帮我拍摄的,在那一整天里乔宁是司机、导游和摄影师兼具一身。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波士顿,所到之处,都感觉很新鲜,很好奇,记得还问了乔宁不少问题,而他脸上总是带着那种和善又有点羞涩的笑容,有问必答,说起话来柔柔地,轻言细语,但又感觉在他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坚毅与力量。我不由得从心里感叹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

记得还有一次,当我们坐火车从华盛顿回到波士顿时,已是晚上9点多,当看见正在站台前等候我们的乔宁时,我们真有一种见到亲人似的亲切感。接下来还有几次乔宁带我们出去游览,他同样还是司机、导游和摄影师兼具一身,还是带着那种和善又有点羞涩的笑容,还是有问必答,还是说起话来柔柔地,轻言细语。我不由得想,嫁给乔宁的女子该是有多么幸运。

记得那年的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上午乔宁带我们游览了波士顿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地方,下午我们去他家烧烤,认识

了嫁给乔宁的这位幸运女子——王冀荣，她看上去就是一位很温柔和善的女子，说实话，我还暗暗感叹这对夫妇，真是一对神仙眷侣，乔宁的住宅好像是新买的房子，挺大挺宽敞，室内布置没有说有多豪华，但很温馨。在院子里，冀荣和他们的朋友已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在这里，我们一行人没有任何的拘谨之感，有种如同在自己家似的放松惬意的感觉，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无拘无束的交流与分享。烧烤结束后，乔宁夫妇又带我们去查尔斯河畔观焰火，这是美国国庆的传统节目，美丽的焰花在夜空里绽放得那么耀眼、那么绚丽夺目。在观赏焰花、感受美国人的爱国热情的同时，王冀荣则和我谈了他们夫妻到美国来以后的大致经历，尤其是他们怎样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虔诚信仰上帝的人。乔宁夫妇身上有一种特别真诚的善良的东西。

记得我向曾带我们去购物的蒋宇宁谈起乔宁时，宇宁告诉我，乔宁是他们查经小组的组长，是一个很能为别人着想的人，有一次一位朋友搬家，乔宁就义务去为他们开了两、三天的车，助其帮完家后，自己掏钱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回来。我向乔宁说起这件事，他很认真地说，在他没有信仰上帝之前，他是不会有这么“好”的，只要是基督徒，都会对别人这么好。当我们离开波士顿时，乔宁送我们去机场，送了我一本《慕迪神学手册》，书中还夹了一张有他们夫妻签名的纸条，上面写着：“愿主继续引导你前面的道路，愿我们都能在永恒的上帝的里面找回人生的意义。”谢谢你，乔宁，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话。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波士顿，短暂的停留，同样感受到了乔宁夫妇的真诚善良和他们虔诚地爱神爱人的种种美好。再后来，在国内的深圳、成都又见过几次乔宁，他专程回国参加忠欣举办的

学者聚会。每次见到乔宁,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好久不见的老友重逢的亲切感觉,每次乔宁都是很虔诚地带领我们读经祷告。记得那次在成都,他说他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以后会经常回来看望她。乔宁真真正正是个孝子贤夫,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美好的人,虽然这世上没有完美之人,可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和“完美”距离很近很近的人。

乔宁离开了我们,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冀荣心中的那份永远的“痛”,而我们每一个认识乔宁、受过他帮助的人何尝心中没有那份“痛”?一想起他,提起他,他的那种和善又有点羞涩的笑容宛如就在眼前,柔柔地轻言细语仿佛就在耳边。我们的好弟兄乔宁,我们每一个认识你、受过你帮助、感受过你的纯粹美好的人永远都记得你。愿你在天堂安息……

斯人已去，其神犹在；
灵魂如归，安知非福！

——追忆乔宁

田薇

(清华大学)

—

乔宁走了，眼前的那个他再也无法看到，可留在心里的形象更加鲜活。相信许多人嘴里再次说到“乔宁”的时候，一定会伴随着一段段美好的记忆。于我，往日绵长而难以忘怀，回忆温馨而夹着隐隐的疼楚，难以忘怀的往日在徐徐的回忆中犹丝线一般如缕而出。

与乔宁结识是在2003年的夏末，我刚从美国西部到波士顿不久。不过，在见到他之前，就知道了乔宁的名字，那是在璋璐的一篇记叙长文“回望美国”中读到的，里边有关于“乔宁夫妇”的片段，直到见到他们并与之交往以后，得以真切体会出何以会留下

有关两位的文字。我想,凡是认识乔宁的大陆访问学者,大概无一没有领受过乔宁的友善。他开过多少次车带人们去教堂,游圣地;他和冀荣又有多少次请人们到家里去做客,恐怕数都数不清了。

在悠远的追忆中,最先出现的是美丽动人的一幕:乔宁开着车带我们一群访问学者行驶在观光的途中,朦胧之间犹如穿行在童话一般的十里红叶之乡,当时身临其境却如梦似幻,此时忆来更加弥漫无边。在返回的路上,人们差不多都在睡觉,只有我坐在乔宁旁边位置上,毫无困倦之意,依然精神十足地跟他说个不停,谈感想,聊见闻,更多地是讨论基督信仰和神学。他也很兴奋,看大家都在休息,叫我也休息一会儿,我说不累。没想到听罢他竟对我说:“你真是有过人的精力,像你这样的人,就该为神所用!”哈哈,我大笑。简单一句话足以表明,在乔宁的心中为神而活是一件具有首要意义的事儿。

的确,在认识他将近 20 年的生涯中,他给我的一个整体人格形象,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他是一个虔诚谦卑和真实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也是一个非常善好的人!在与他的交往和交流中,始终围绕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信仰”。2003 年初秋的某个下午第一次到他家,冀荣和其他友人在准备饭菜,乔宁带我去附近的公园转悠。沿着小道一边走着看着绿色的风景,不时给我指点一二,一边照例聊着信仰和神学的话题。他一方面感慨像我这种搞哲学的人理性思想太过发达,不容易迈过信仰的坎儿,另一方面也讲到自己的一些信仰心得以及一些困惑。在我接触的基督徒中,乔宁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在我看来,这点很重要。毕竟信仰也是要寻求理解的,奥古斯丁也如是说。克尔凯郭尔则说,真正的信仰是经过了康德的理性反思之后,面对

深渊怀着对上帝的激情而做出的“信心一跃”。可以说，无论是信仰还是信心，乔宁在这方面堪称基督徒的一个典范，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见证。

有一件事儿一直感恩在心底。那是 2004 年的春天，波士顿的一个教会要举办一个自费参加的神学研习班，主讲人是陈佐人博士，他既是一位牧师，也在西雅图大学任教。乔宁给我带来相关资料，并向我介绍说，陈佐人神学讲得很好，也是唐崇荣牧师非常欣赏的人，希望我去听听。陈佐人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他是香港道风山历代基督教思想文库的学术委员，我和李秋零合译的书曾列入这套文库出版。我思忖着，他若讲应该有一定的学术性，不过，还得自费跑到另一个城镇去听，心下不免有些犹豫。没想到，过了几天，在我尚未决定的时候，乔宁跟我说：“你去参加这个班吧！我已经给你缴费了！”“啊？！”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心里着实感动。“那怎么行呢，我把钱给你！”乔宁自然是执意不收，其实他就是支持我去参加这个研习班。我只有心底感激莫名，接受了乔宁这份充满神性的美意和仁爱。心里自然也明白，那是乔宁和冀荣两个人的厚爱，夫妇同心，一体不二。在 5 月份忠欣组织的那次“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最后会议总结人之一，我刚做完自己的总结，就立即离开会议，赶着坐车去参加研习班。在那里认识了陈佐人，一起咖啡畅谈，竟成了朋友，后来我还曾邀请他到清华做过访问讲学，成全了一段学术和友谊。如今回想起这件往事，更加感激乔宁，怀念乔宁。

从 2003 年到 2004 在美国整整一年的日子里，乔宁和冀荣多少次来到我的住处 Walker Center 看望，又多少次带我去他们家欢聚或者出去游玩。就在我刚到 Newton 住在 Walker Center 大概一

个月左右,一天下午我刚好出门去,回来发现门口挂着一个小礼包,打开一看是一款漂亮精致的月饼,一张纸条上写着:“中秋快乐!”原来是冀荣记着当日是八月中秋,下班路上特意拐到我这儿,送来她和乔宁的关心和问候。“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有乔宁和冀荣这样的朋友,虽然身为异乡客,却有温暖喜临门。如此体贴入微的关爱,深深浸入我的心扉。还有一次,乔宁和冀荣带着儿子一起来看我,我们在一树斑斓、满地红叶和蓝天白云之下,留下了最美的一张合影。还记得进入初冬的一个下午,乔宁和冀荣带我去了波士顿神学院,大概临近傍晚时分,又去了海边,在有些凉意的微风中,乔宁一次次按下快门,留下了我和冀荣的身影。在2020年纪念兰兰的一篇文章“兰香犹在”中我写过一段话:“一个秋日,兰兰和忠欣带着女儿,还有乔宁和冀荣,我们一起去威斯里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游玩,那清澈的湖水倒影,那五彩缤纷的颜色,那略带潮湿的脚印,伴随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咔嚓一声,一排身影定格在这般的美景良辰。”

就这样,一个秋日又一个冬日,一个春日又一个夏日,一年四季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乔宁把他那份本于信仰而出的爱心和仁慈、义行和善举,带给了我,也带给了他所接待的每个人。这让我想起耶稣的话:“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把人对人超越功利目的的爱作为门徒的标志,就此而言,乔宁作为一名基督徒,不愧是一位真正践行基督教导的虔诚之人和善施之人。对于我们这些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乔宁付出了满满的爱心和帮助,没有任何回报之图,纯粹是单方面的奉献,体现出一个基督徒超越世俗尺度的圣洁取向。老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与乔宁相交越久,越能体会到这一点;

而这种持之以恆的坚守，没有内在的信仰为支撑是很难做到的。

2017年夏季我和女儿李澍一同参加忠欣组织的美国宗教文化高级研讨班，又一次从西部来到东部波士顿，在“宗教与自由”学术研讨会上与乔宁再度相见。会议结束后，为了重温和找回多年前的记忆，我特意选择住在 Walker Center，说来真是天意，正好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那间斜顶小屋，只是结构变了，把我当初住的小屋和走廊对面的小屋合在一起构成为两居室的套房，空间扩大了一倍。站在中央，环顾四周，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有点儿隔离，我心激动不已，往事片片，如梦如幻，好像回到了多年以前。第二天乔宁跟我约好了见面，我和女儿沿着 Walker Center 南面那条曾多次走过如今有些陌生的路，乘上更有陌生感的地铁从 Newton 到波士顿。乔宁在地铁口迎接我俩，先到他的工作大楼和办公室看了看，午餐后带领我们去看伊莎贝拉私人收藏博物馆，我女儿做艺术哲学研究，看得津津有味。晚上冀荣也到了，我们四人在一饭馆欢聚晚餐，这是在北京见面数年之后的再度相聚，却万万想不到，竟然成了和乔宁最后的一次见面。

二

作为多年的朋友，如前面所言，彼此之间交流最多的话题是信仰。乔宁自己怀有虔诚的信仰，也很关心我的信仰状况，经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信仰有长进了吗？遗憾的是，我的回答总是，还差点儿。好像走过了 99 步，就差那么一步，但那一步就是跨不出去。每当听到我这么说，乔宁都显得很无奈，说知识分子就是想得太多。没错儿，我总是想更明白一点，想获得更充分的理由以说服

自己去信,有时候似乎通了,多数时候是失败的。对我长久徘徊在门口的状态,乔宁也会干脆地说道,什么也别想,洗一把就是了!我也多次自嘲,看来上帝的恩典还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可哪里想到,恩典没有降临到头上,厄运却来了。当2019年我在年初他在年末,我们都被一下子抛进同样的命运以后,彼此间的对谈除了相互关心病情之外,更是直接进入了再切己不过的生死与信仰话题。打开这个时段的微信记录,你一言我一语,一行行文字又重温一遍,数数也有好几千字,而乔宁对我信仰的那份关心和鼓励,在轻松愉快带着谐趣的交谈中也跃然纸上。截取一些相关片段留在这里,作为一份永远的纪念。

2019年11月30日感恩节,我发去问候,乔宁跟我说,几天以后他要接受从上帝那里来的一场手术大考,询问原委,便详细介绍了恶性发病的情况,我也将自己的病情通报一遍。这下倒好,又成难友了。我想到前天刚和忠欣在微信里怀念兰兰,不想今天又收到乔宁不幸的消息,禁不住感叹,在祸福寿夭方面谁也难料自己的命运。

乔宁安慰我:“波士顿有美国顶尖的医疗,有美国前三甲之一的癌症医院,Dana Farber Institute,如果需要过来看看,我们在这,起居生活提供支援没有问题,更也切切为你祷告,愿上主恩惠平安日日与你同在!”

我心欣慰,讲过一串关切他的话后接着说:“无论如何,人的生命总是短暂的,早晚有界,关键是人生质量,我们一起面对降临的苦难和挑战”。

结果他笑脸回我:“你都举过不止一次手了吧,啥时跳到池子里洗了吧? C.S.路易斯说‘痛苦是上帝的扬声器,用来唤醒这个昏

贻的世界。’还唤不醒你这个哲学家？”

我只好说：“老朋友，说实话想入门，可就是总有疑问，不能相信是真实的。我也努力想和有信的哲友讨论交流，试图从中获取说服我能信的‘理由’”。

他很无奈：“拿你就没辙，这么多年啦！”

是啊，从2003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跟着一位牧师懵懵懂懂地举手说“愿意悔改认信”，中间也数次为神圣而感动得落泪，到如今算来整整18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长进。

12月圣诞节来到的时候，我发去问候，乔宁带着点儿戏谑回道：“别光祝圣诞快乐呀，耶稣降生对你是什么意义啊？今年没有特别感悟？”

我乖乖回应：“今天平安夜，也是我3个月前的手术日，希望我能劫后重生，重新开始生命新阶段吧！耶稣若爱我，就叫我跟随他的降生而再生吧！”

于是乔宁带着批评的口吻谆谆告诫：“你可得放下理性的羁绊跟随啊？！”

我老实地应答：“慢慢尝试着一点儿一点儿地解开放下吧！”

2020年春天来了。一日，乔宁发来一本电子版《清源活水话春秋——清华基督徒信仰见证集》，对我说：“啥时你也成为他们中间一员，写一篇《微甜悔改归主记》？”

“哈哈，乔宁，这个我看过，其中一个叫赵征的是好朋友，她父母就是清华的，去年回京来家看我，送我好几本基督徒写的见证之类的书。”

我询问乔宁，最近身体怎么样了，他说还在熬着，随后忘不了

补上一句：“哲学家放下理性的自负好难啊！”

我也叹口气：“唉，上帝救我！”

乔宁笑道：“上帝肯定救你，你也得悔改认罪嘛，我这样说，是不是神人合作说的异端？”

我立马说：“那不是异端，其实我不赞成一切靠上帝，那人自己啥都别做了。”

乔宁更有理了：“那你还不赶紧悔改？！”

我只好低头：“说得对，我慢慢改。其实我一直在自我对话，努力呢！”

又一日，乔宁发来一篇关于艺术和信仰的文章，他说：“文中的那幅献祭的插图让人动容，祈盼微甜有一天献上自己……”

面对老朋友殷切的期盼，我也再次倒出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我得自己想通了那个‘道理’才能信。跟一位具有高度哲学思考能力、内心也相信基督复活的友人聊过几次，希望他讲的道理能够帮助我打通思路。思路不通，我很难信。信也无法做到诚真地、由衷地。唉，俺也愁！”

还有一日，乔宁带着刺儿地激励我：“看到你转发的一篇文章，提到终极价值的缺乏是文化里的‘毒’，那你还不早早归顺终极价值的本体基督更待何时？！”

我赶忙说：“快了，还有一步之遥。”

他回说：“你跟国足一样，就是欠缺临门一脚把你踹进去。”

这话让我想起一个情景，那还是2004年在乔宁的车上，当我谈到信仰对自己就好比99步之后剩下的那最后一步时，孝廷模仿英语名字的顺序，开了一个形象的玩笑：“微甜就像踢足球，干脆最后一脚把她踹进去得了！”逗得乔宁、忠欣、永红和我等直乐，

以后“微甜”也成了几个老友的戏称。

于是接上乔宁的话头如是说：“是滴啊，等着某一天从哪里来这一脚呢！正在努力寻找呢！”

“早就找到了！只差真正放下理性的‘自负’作信心的跳跃。”他如斯回复。

我知道乔宁说得有道理。信心的跳跃被蒂利希称作“生存的勇气”，它超越了道德的范畴，也突破了逻辑和实证的限度，是对于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投身，朝向了一种未知的深渊。然而，认可以至信赖某种完全为经验和理性所无法认可的东西即是荒谬，是一种真正的悖论。对此古代教父德尔图良早就深深洞察到这一点，所以才有“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的名言。我总指望经由“思想”可以给自己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然后再去跳跃。可是，这也许根本就南辕北辙，虽然我也知道，神学同样是一个“思想”的体系，是信仰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但毕竟是在“信”的前提下的一个思想系统。许久以来我处在理性与信仰的纠缠里，无论是退出思，还是退出信，仅仅守着一维就是了，却都欲罢不能。于是，在思与信的辩证中，长久无解。我转移话题，去询问乔宁的化疗状况。

一天，乔宁给我发来一篇文章“写在王康弥留之际”。我也收到赞赏王康自由批判精神的非基督徒朋友发来的几张图片，王志勇牧师正在为床上病危的王康施洗。王康，一个真正的思想者，虽不在学界，其思却如真正的学者，看罢这篇文字方知竟是唐君毅的外甥。唐君毅在新儒家中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对于基督教和儒家也做过比较性阐释，论及上帝信仰的外在超越性和天命之谓性的内在超越性问题。想必王康熟知唐君毅的思想，也许在他身上产生了影响。我对乔宁说：“王康信奉基督看来是在生命的最

后绝望处皈依的,也使自己获得了一条超克个人有限生命坠落虚无的根本路径。祝福他!”

乔宁紧追不放:“你还不从堕落虚无中悔改?你不必等到最后时刻嘛!我担心你到最后时刻还顽固,所以要早点。”

“嗯嗯,听乔宁的。”我立即回道。

“听基督的!”他纠正我。

转眼进入8月的秋天,乔宁又发来一篇文章“‘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学是一条充满冒险的朝圣路”,随之对我不无揶揄诙谐地说:“我觉着吧,对于你这样的学人该想着咋样低下头跟随基督,对俺们这话都说不清的村野匹夫,要学习如何批判基督教信仰”。

乔宁这话闪着智慧之光。学人往往潜在着某种深度的思的自负和知的骄傲,因此,如何保持婴孩的朴拙和德性的谦卑,如何节制头脑的过度膨胀以至既吞没了鲜活的生命,又掩盖了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在这方面倾听耶稣的教导是有益的,于我尤甚。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在保持信仰的前提下,敞开广阔的思想世界,避免陷入某种偏执性狭隘也是必要的。

一天我问乔宁,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他说:“马马虎虎啊!为等你归主郁闷着呢!”

我为他加油:“那不行,你一定得好好康复,那样我就信啦!”

他却说:“这是成功神学嘛!”

我立即回应:“是恩赐的见证嘛!”接着嘱咐了一通注意营养,慢慢恢复。最后又加一句:“你如此好的心态,已是恩赐的见证,对我已经是榜样啦!所以说,我要向你看齐呢!”

“别光说不练嘛,低头向基督看齐要有行动,先找个池子把你摁下去洗了吧?!”带着希望,乔宁再次诙谐地说。

可以说，在多年的交往中，乔宁对我的信仰状况的关心，从根本上来讲，也是他个人信仰生存状态的一个体现。这种信仰生存通过平时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们每个与之交往的人体会到了，而在这次面临生死考验之际更是展现无疑。就在第一次讲起发病情况时，他说：“手术很大，涉及胃、肠、胰和胆，上帝要把我的腹内重组。乘早班车回天国已不是天方夜谭，我已预备好随时听从主召唤。保罗在腓立比书 1:21-24 清楚的勾勒出基督徒的生死观，作为多年混迹于教会的懒散的门徒，理性上对此无有抱怨和障碍，倒觉得是上帝给的磨练，神说了，祂所爱的必管教。”

读着乔宁如此镇定坦然的话，我说：“乔宁，上帝考验你，也保护你。祝你下周四手术顺利。一定没问题的！”

他与我共勉：“胰腺癌现在大概仍是癌症中头号杀手，新疗法也没有对付胰腺癌的，复发率也高。这个倒不困扰我，上帝给我在地上无论时间长短都是恩典，如保罗所言乘早班车与基督同在也是好得无比。最近周边的弟兄姐妹，远到国内的学者老朋友知道后，祷告问候如潮水涌来，很受鼓励。让我们并肩仰望，为上帝的荣耀活好每一天。”

这就是乔宁以信仰面对死亡挑战的精神生存状态，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然即使如此，吾心也痛。终是没有想到 2021 年 3 月还在互通微信，5 月竟然听到他离世的消息。他走得太快了，令人来不及回神！

三

记得 18 岁那年，当死亡在某个深夜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头，

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无法接受死亡对生命的彻底否定而坠入虚无,只有凭着理智的力量阻止自己触及这根神经。正因如此,我一直希望进入却始终进入不了复活永生的基督信仰,而命运偏偏早早地把我抛在一场切身考验面前,使得生死与信仰问题一下子变得如此迫近。我也曾多次自我对话,要自己坚强挺立克服内心的焦虑。也曾仰天问询,上帝您在吗?这个时候,乔宁的精神力量也深深感染了我,鼓舞了我。在同样的困境中他对待死亡的态度,不仅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本色,而且也彰显出宗教对于人生存在的根本意义。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怀抱着与神在一起的永生永恒的信仰,乔宁才会面对死亡坦然以对。

读着冀荣追思会上的那篇文字“外人不知道的爱和信”,有个情节叫我深深体味着某种震撼心灵、引人沉思的东西:在明知死亡降临,还要经受病痛折磨的巨大痛苦中,乔宁要听《启示录》的篇章,这分明体现出,此时此刻,只有对未来新天新地的盼望,只有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手,才是支撑乔宁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反过来,也让我联想到《约伯记》。为什么是我?我如此信你,如此行善,可为什么,为什么却让死亡这么早地、痛苦地降临在我的头上?作为一个尽心尽力顺从神的教导而行事的基督徒,似乎比不信者更有理由这样发问。但是,冀荣写道,在承受着巨大的病痛时,他没有抱怨,他守住了自己的道。约伯是一个公认的义人,也是一个为上帝悦纳的义人,突然遭遇横祸,朋友们沿着善恶有报的常规思路开始责难他,可是约伯坚持自己无辜,并不因此怀疑自己有违神道,故而不明白为什么遭难,要和上帝对质以求个明白。这里隐含着深刻的神学问题,如何理解上帝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经过了奥斯维辛之后变得更加严峻,信仰上帝究竟意味

着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牵涉到一系列有关恩典和自然、德性和信仰、神意和人意以及自由和罪等神学理论问题，我们无需在这里展开讨论，但是我想，通过乔宁对信仰的守护得以有力量承受苦难以至坦然离去，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苦难是人间无法消除的本质性存在，而信仰的意义或许就像朋霍费尔所揭示的，受苦中有基督陪伴，因为基督也曾受难，基督与人一同分担；第二，信仰更为根本的意义在于提供终极支撑。对于个体性的生命而言，人世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死亡的降临，这种虚无之境将是人生难以承受之轻。然而，有了基督复活的永生信念，此世的终结只是彼世的开端，有限生命的失去正是永恒生命的获得。因此，基督徒可以不因死亡而陷入绝望，虽然难舍在世的亲友，终还可以盼望来世重逢。由此可见，宗教是什么，信仰何所为，各个学科尽可以从各个角度给出意义的解释，但从哲学生存论的角度来讲，那便是以存在为非存在奠基，以终极而超验的信念之维为有限而短暂的经验人生提供意义根据。但这一切需要“信”，此外别无他途。

乔宁的一生可谓是基督信仰的忠实见证。在这个世界上，他留下了一串串追随基督上帝的脚印，通过无私的言行惠泽于人，让我们每个受他接待的人都记住了他；他又怀着永生的信念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了那个由之而来的本源之家，与神在一起是基督徒无上的福分。正所谓，对在世的我们而言，斯人已去，其神犹在；对于离世的乔宁而言，灵魂如归，安知非福！

谨以此文纪念乔宁，一位永远难以忘怀的朋友。

(2021年8月12日)

忆乔宁

傅有德

(山东大学)

初识乔宁是在 2004 年夏天。那年,王忠欣先生的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纽约召开学术研讨会。会后,与会人员一起到波士顿,继续学术交流与考察。我因故耽搁了两天,错过了在纽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就径直飞抵波士顿,住进了郊外牛顿镇的 Walker-Center。那次活动历时两周,内容丰富多彩,让来自中国大陆的诸位学者获益匪浅。正是在那次活动中,我有幸结识了乔宁。

在我的印象中,乔宁在 2004 年夏天的交流活动中是王忠欣的助手,是一位极具热情和服务精神的志愿者。他参加了在波士顿的大部分交流活动。在 Walker Center,乔宁协助忠欣安排与会者的食宿,组织学术研讨会,指引参观的地点和行动路线。在列克星敦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他又是义务讲解员,为我们讲述相关的历史事件,以及博物馆里珍贵的藏品,尤其是馆中的中国绘画和书法。同时,他又是热情的东道主,曾邀请我们一众人到他家做客,以丰盛、地道的中国饭菜招待大家。直到现在,他在自家后花

园和大家一起把酒言欢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夏天的交流活动后,我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继续住在 Walker Center,直到9月底回国。其间,我与乔宁及夫人冀荣有了更多的交往,也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和彼此间的友谊。2006年春节前后,我再次去波士顿大学访学,仍然住 Walker Center,是乔宁开车把我和随访的妻子从机场接到住处的。过年那天,我们到乔宁家一起包水饺,吃年夜饭,其乐融融,亲如一家。我也曾为女儿的工作麻烦乔宁和冀荣,他们非常尽心,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2010年秋天,乔宁在回国探亲之际,顺便来济南小住,仍然挂念和关心女儿的学习和工作。在我的心目中,乔宁,还有他的妻子冀荣,对待友人如同家人,慷慨无私,“爱人如己”,堪称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

就品格而言,乔宁是一个地道的君子。他给我的印象是,文雅庄重,书生气十足,而毫无俗气和低级趣味。乔宁在公众场合说话不多,但总是恰如其分;他从骨子里流露出谦恭和宽厚的品性,不掺杂半点的狂傲,更不见盛气凌人的举止。他从不夸口,从不巧言令色,人们见到的他,总是那样地勤勤恳恳,乐于奉献而不事张扬。按儒家学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谦谦君子”,“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类似儒家的犹太贤者也主张,“少说多做,对任何人满面春风”。以此标准看乔宁,他无疑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君子。

乔宁在大学做研究员,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家或别的场合一起用餐时,往往是他做饭前祷告。他说:由于上帝的缘故,朋友们能够欢聚一堂;感谢上帝赐予众人的丰盛食物,祈求上帝的保守,带给大家平安和喜乐。其言辞和表情,彰显出一个基督徒学者发自内心的虔诚。我发现,不论是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言行,

还是私下的交流,乔宁总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他心中所想,口中所言,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时时不离上帝的教诲,处处显示出基督徒应有的美德。在他家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横幅书法,上面写着“荣神益人”四个大字。我想,这应该是乔宁的座右铭吧。他就是一位心中有上帝,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至高上帝联系在一起,在神的教导下全心全意服侍他人,进而荣耀上帝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乔宁还是一位参透生死的智者和视死如归的勇者。2019年冬末,我从友人那里得知,乔宁罹患重病,有生命危险。我随即给他写了一条微信,表达了关心和慰问,祝愿他安心治疗和修养,早日恢复健康。他很快就发来了回复。大意是:自知患病,且很可能大限不远。但是,面临死亡,他早有心理准备。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安息主怀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他会坦然面对,无所畏惧。同时,在死亡来临之前,他会尽力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延长生命。读罢来信,我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惊叹,并充满了敬意。我感动和惊叹,因为他对于死亡具有如此清醒的认知,有如此泰然自若的态度和勇气,也因此而惊叹宗教对于一个信徒的价值和意义是如此之大,以至使之能够超乎常人。乔宁是在重病危难临头之际给我写下上面的话的。他做到了。所以,除了感动和惊叹,我还对他充满了敬意!

乔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是个俗人,但我相信他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2023年1月9日)

巴拿巴式的弟兄

单传航

(波士顿教育中心)

乔宁弟兄 enjoy 自己的角色, enjoy 自己的服事, 与人联络和帮忙, 都乐在其中, 这是他的生命类型所决定的美德和恩赐。在服事中肯定有付出、有痛苦、有挣扎, 但他拥有这种生命类型, 所以他所表达的是自然的, 是内在生命的流露。特蕾莎修女的方式是去表达爱, 乔宁不是去表达爱, 更多的是爱的表达。如果从学理、从神学上观察分析乔宁的角色, 他和《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有显著的共同特点, 这就是《使徒行传》中的巴拿巴。巴拿巴在《圣经》中被提到过二十多次, 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和《歌罗西书》中, 保罗曾多次提到巴拿巴。

我 2002 年从中国来到波士顿, 第一个接触的华人就是乔宁。当时刚来到波士顿上学,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联系, 我的学校里也没有中国来的学生。来了一周不到, 就收到一封邮件, 对我表示问候和安慰, 说刚来美国, 肯定会感到孤独不适应, 署名是乔宁。我那时刚来读神学, 王忠欣知道我到了, 但还没有直接联系。

乔宁是第一个写电子邮件主动联系我的，当时我心里大感安慰。从乔宁的那些话语中，你能体会到从他那里发出来的爱和关怀，自然而朴素。我当时的感受极其深刻，甚至感到被赋予了某种力量。半年后见到乔宁，我就说起这事，表示感谢。

在《使徒行传》中，说明了巴拿巴名字的含义就是“劝慰之子”。乔宁给刚到美国的我写邮件问候，让当时初到异乡的我大得安慰，因此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劝慰人的角色——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次，《使徒行传》十一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圣经》不太谈“原是个好人”这样的说法，可见这确实是巴拿巴重要的特点和形象。同样，对于认识乔宁的任何人来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都会说乔宁是个好人。《圣经》接下来又说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就是有坚定的信仰和丰富的灵命，大有力量，“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都归服了主”。《使徒行传》的巴拿巴是劝慰之子，是个好人，而且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无可争议，乔宁也是这样的。第三个方面，巴拿巴在教会似乎只是辅助的干事角色，跑腿联络，却成就了极其重要的教会历史部分。大家不要忘记，保罗之所以被基督徒们所接受，跟巴拿巴有很大关系，是巴拿巴向使徒们介绍了保罗，替保罗担保，又是巴拿巴将保罗介绍到了安提阿教会，保罗才开始了自己伟大的事工；没有巴拿巴，保罗的事工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这位劝慰之子巴拿巴对保罗的劝慰是非常大的，保罗也在后来的书信多次提到巴拿巴，可见在保罗心目中，巴拿巴是多么的重要。我想乔宁在忠欣的心目中也是如此；巴拿巴是辅助伟大事工的人；我的印象中，乔宁是辅助忠欣的学术事工中最忠诚、积极、不变的人。乔宁和忠欣总是联在一起，见到忠欣就会见到乔宁，总是这样。这样的角色，在教会中被称为

支柱,支柱的意思并不是他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而是他像教会的柱子一样,从来不会移动。

总之,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我想说明的是,乔宁属于《圣经》中巴拿巴式的人物。教会中总是有这样的角色,我以前在新疆的教会中也遇见过一位弟兄,和乔宁一样,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乔宁和巴拿巴的相似之处在于,他能够在不经意间成就许多大事,但他们自己却是那样的默默无闻,或者只是被人们提及一下而已。我想,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清楚看到乔宁的生命类型特征,我认为他是巴拿巴式的好弟兄。

永远的“司机”

——缅怀乔宁兄

张秀华

(中国政法大学)

我是 2005 年 8 月在波士顿认识乔宁的，一开始一直称呼他为乔老师，不知从哪天起而称他为乔宁兄。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心理距离拉近的原因吧！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学者、学生，他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和优越感，有的只是关心和照顾，就像家人一样帮助我们解决在美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他一直反对我称他为老师，他说自己只是主的仆人，是教会里一名普通同工，是一名司机。

是的，他的确是一名“司机”，不仅在日常的生活中载着我们去 Shopping，观光旅游，去教堂做礼拜，而且还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信仰在精神上带领我们追求真理、寻找心灵的家园。

就拿我自己与他接触的点点滴滴来说吧！

2005 年还在读博士的我第一次应保罗·库尔兹教授的邀请前往美国布法罗大学的科学探索中心学习。课程结束后我经克利夫

兰飞往波士顿，一下飞机乔宁就接到我了，让我放下来陌生世界的紧张情绪。当时乔宁直接把我接到家中，冀荣让我住在了他们儿子东东的房间里。我雀占鸠巢，东东只好去客厅在睡袋里过夜。那段日子我被无微不至地照顾，幸福感满满的。乔宁和冀荣把我每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去教堂、团契和拜访牧师外，还陪我参观各大名校、逛街、游览、看风景……

这段时间让我了解基督教、有幸认识了教会的许多新朋友。我开始研究基督教与现代性、工程与信仰、宗教与市民社会的构建……开始参加忠欣举办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学术年会；开始参加孝廷组织的科学与信仰的国际学术年会……（认识了黄惠珍……）

后来我多次去美国参加忠欣举办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学术论坛和宗教文化考察暑期班，而每次来到波士顿都是乔宁或者兰兰接送我。

最让我难忘的是 2012 年我带着在美留学的女儿来波士顿，忠欣把我们安顿在 Walker Center，每周乔宁都要带我和女儿去两个教会听牧师布道，还要带我们去团契查经。虽然我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我深深地认识到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这段经历对我女儿影响更大，她后来有了基督教信仰。

这段经历让我改变了对乔老师的称谓。而后多次来美国访学和短期考察，不管去到哪里，我都要去波士顿，并确信波士顿是美国最好的城市。因为，这里有乔宁兄、忠欣兄，有冀荣和兰兰姐姐，有亲情，有精神寄托……

另外，每次见到乔宁和冀荣都发现他们对信仰的理解和体悟又提升了境界和层次，乔宁兄甚至和我谈论奥古斯丁的著作……

在我心里乔宁亦兄亦师,感谢他让我知道灵命之于人的意义与价值,吾丧我追求超越与永恒。

愿乔宁兄安息主怀、永在永生!

乔宁去了天堂,将爱留在人间

刘 平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我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时,于2005年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在波士顿的岁月中,与基督徒乔宁、王冀荣夫妇结识并成为朋友,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2021年5月29日,游斌教授发来冀荣的“宁荣家书”(当天乔宁的追思礼拜会),得知乔宁于5月11日安息主怀,顿时痛悼不已。后来6月12日,王忠欣博士在zoom举办追思会,主要参加对象是曾经在波士顿访学过的国内学者,我应邀作了《追忆乔宁》的发言。

前些日子,王忠欣博士要我把追忆发言整理成文,我立即答应下来。这些天,我把2005年8月之后一年半时间里与乔宁、王忠欣以及其他学者同事的邮件、照片全部整理出来(乔宁、王忠欣等人的邮件都是用英文写就),当时充满快乐的时光一幕幕再现于我的眼前。

在构思这样一篇追忆文章的时段里,我曾经设想分为纪言、

纪事、纪念三个部分来重构“中年乔宁”、“使者乔宁”的形象，但最终发现乔宁是一个怀着天使之心的行动者，他的形象并不高，他的语言并不丰富，倒是当年他在一次次活动中的身影、笑容、行为，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电影！

下面我选取我们在波士顿经历的与乔宁相关的几件事情展开叙述。

（一）2005年9月初，在哈佛燕京学社附近的 Irving House 或其他地方居留一个星期左右的一批中国学者，开始陆续找到租住的房子，办理在哈佛注册等手续。大约是3号那一天，忽然有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游斌博士告知大家，今天晚上有一项活动——前往郊区一位名叫刘建的教友家里访问、聚餐。因为大部分学者在哈佛这里是初来乍到，才把时差倒了过来，又忙于找房、注册等事，睡不安寝，饮食失调，精神都有些恍惚，听到这个消息倒是十分兴奋。下午三点半，一辆深灰色的面包车载着张海清、关长龙、杨扬、游斌夫妇、成建华夫妇、杭行母子、范瑛、冯洁菡、刘颖与我等十来人前往刘建家，一些教友也陆续到来，大家稍事休息，在客厅里围坐一圈，刘建表达了对于大家的欢迎，学者、教友再依次做自我介绍。这是2005年度哈佛燕京学社国内访问学者到波士顿之后第一次比较齐全的见面会，同时，我们也正式结识了为我们开车的乔宁、王冀荣夫妇。因为时间还早，大家在房内屋外喝着茶、咖啡，开始三三两两的交谈。晚间，刘建夫妇和教友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都很兴奋，来到波士顿后，这是第一次吃到正规的中餐，还有各种国内的酒水。晚餐之后，众人还在宽大的地下室唱歌……。夜已深，告别刘建及其家人，乔宁、冀荣再开车把各位一一送回住处。



2005年9月3日在刘建家的聚会,初识乔宁、冀荣夫妇

(二)9月23日,乔宁、冀荣夫妇带领一批哈燕访问学者,驱车前往位于列克星敦的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聆听饶孝楫牧师的布道,其布道主题是《人生的智慧》。我们是第一次走进这个华人教会,教堂内各种设施的布置与诸多同工的热情令人难忘。当天晚上饶牧师的布道非常精彩,甚至有访问学者的家属直接表达了皈依的意愿。28日乔宁给我们发来邮件:附件是9月23日在教堂拍摄的照片。“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走进实体教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将是你们生命中非常难忘的时刻。饶牧师讲了4节课,如果你想听另外两节,可以在某某网站下载收听。愿所有属神国度的人都能早一点回应他永恒的呼召。”



2005年9月23日晚饶孝楫牧师布道会之后，与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访问学者合影

(三)在哈佛的日子，各种会议、讲座、听课的安排非常密集，哈燕也为我们在波士顿和外地安排了多次参观访问，而穿插其间的快乐就是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为我们安排的各种游览、聚会与小型研讨会，具体担负安排、联络、执行的就是乔宁。2005年10月7日，乔宁发来邮件，对组织哈燕中国学者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白山之行做了详细安排：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去白山的行程定在10月10日，星期一；冀荣自己开车，我开教堂的面包车，我还找了另外一对夫妇开车，帮我们带一些人。详情如下：

出发时间：2005年10月10日上午8:45；

会面地点：佛朗西斯大街25号燕京学社外停车场；

自备午餐(周一白山地区天气预报,最高温度 15°,最温度低 5°,有阵雨,穿什么衣服自行决定);

教堂面包车的燃料费:每人 5 美元(计算依据:往返距离约 350 英里……);

请不要带更多的朋友参加这次旅行,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座位了。请准时!我们希望在下午 6:30 之前回到波士顿。

10 月 10 日,乔宁等人带领我们开启白山之行,旅途中停留新罕布什尔州首府康科德,大家参观了州政府,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州政府内部参观,在国内让普通游客随意参观省、市政府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随后一路继续往北,来到绵延不绝的白山,观赏漫山遍野的红枫。



(四)2005 年 11 月 24 日是感恩节,当天是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安排在林肯镇李明哲老家团聚(访问学者与部分教友)。这天下午,乔宁、冀荣夫妇开着教会的面包车带领哈燕学者前往李长

老家，一路上积雪茫茫。一行人到达后，受到李长老与家人的热情接待。大家在客厅里围坐一圈，学者、教友一个个自我介绍，主要是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目前的研究项目，李长老欢迎大家的到来，也介绍了自己的归主经历，然后，李长老、乔宁、冀荣和其他几位教友与各位学者展开交流。牧师、长老、教友与学者们的互动活跃了气氛，增进了了解，然后是进入丰盛的晚餐环节——祷告、用餐、进一步交流。这几乎成为哈燕学者参与教会朋友活动的一种固定模式。当然，有时候饭后还有学唱圣歌、交流见证等项。



2005年11月24日感恩节团聚，林肯李明哲老家

一周后的12月2日，乔宁给我们发来邮件和上述照片。他在邮件中说到：“很高兴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传统的感恩节晚餐，并谈到了关于感恩节的一些问题，似乎在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中并不

注重相关问题。我们和接待家庭李明哲夫妇衷心感谢你们精美而昂贵的礼物,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为基督徒这样做,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爱就是给予,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回报就是你们愿意帮助生活在你周围的其他有需要的人,或是你所生活的社会。你们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你们可以用上帝赐予你们的才能给中国社会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五)2005年12月17日,星期六下午4时至8时,王忠欣博士主导的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马萨诸塞州安多弗市举行2005年冬季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科学与宗教”,主讲人是李明哲博士。李明哲博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纽约大学任教数年,后来在波士顿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在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担任长老超过二十年。在讨论环节,游斌教授结合自己的圣经研究谈了聆听李博士“科学与宗教”主旨发言后的感想,我自己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关于明清民间宗教的研究。

这个时候的波士顿地区,正是一场大雪过后的明媚天气,乔宁、冀荣夫妇仍然开着教会的面包车,沿着白雪皑皑、道路崎岖的山间公路,驱车数十公里,带我们来到安多弗。晚间会议结束后,再开车回到剑桥,将各位学者一一送回住处。

(六)12月24日是平安夜,哈佛燕京学社组织了一次热闹欢快的聚餐,此前一日,乔宁给我们发来邮件:“我和冀荣向你们发出邀请:12月25日下午在我们家聚会,庆祝圣诞节和正式的立冬(刘平按,应该是12月22日的冬至日,一种合成安排吧),我们会根据中国北方的传统,将“饺子”作为晚餐的主菜,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贡献自己的力量,让“饺子”变得别有意义。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不错的中国酒,是专门为刘平和建华准备的。你们是否能

来,请告诉我们。我们家在地铁线附近,可以坐地铁,下午4点前来,游斌可进一步指明具体路线。”

2005年圣诞节下午,我们一行人来到乔宁、冀荣家里,稍事休息,即进入包饺子的各道工序之中,晚上大家围坐于一张长条桌周围,“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我们在乔宁、冀荣家里度过了一个欢快的圣诞节夜晚。

(七)2005-2006年的跨年夜之约。

在圣诞节聚会时,乔宁已经与我们说起波士顿跨年夜活动的情况,他在12月30日给我们发来邮件:“波士顿有一个延续了30年的传统,即‘波士顿跨年夜’(First Night Boston)。有关2006年的详情,请浏览以下网址……。不巧的是,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搬到波士顿后从来没有在12月31日出去过,希望这次我们可以和你们中的一些人一起去。我们知道,12月31日晚上8点以后,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免费的,并延长到2006年1月1日凌晨2点。我从上面的网站上复制了一些活动地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Hansel and Gretel & First Night 30 Copley Square 的 Eric Fontecchio 和 Alfred Georgs 的 Brookline Ice, 波士顿港午夜烟花——届时,波士顿港的天空将变成一个灿烂辉煌、声光电化的画面来庆祝新年。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都睡得很晚,我们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晚上9点左右来我家吃点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坐地铁去科普利广场,步行穿过波士顿市中心,半夜12点前在波士顿港结束,观赏10分钟的烟花表演。如果愿意在12月31日晚上集体出游,请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加入你们一行。”

31日晚饭后,我们一批访问学者汇集,乘坐地铁前往乔宁、冀荣之家,稍事休息后再一同乘坐地铁出发,来到波士顿市中心,

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穿越几处规划景点,大约在 11.30 来到波士顿港湾,一路上,都是前往港湾观光的游人。大约在 11:50 左右,港湾一带已经挤满了游人,海面上的船只上开始升腾绚丽灿烂的烟花,随着各种壮观奇妙的烟花图案在空中绽放,人们也发出一阵阵欢呼;随着新年钟声的临近,气氛愈加热烈,直至最后倒计时时的十秒钟,人们齐声报数,零点时分,新年钟声敲响,人海欢腾,达到极致。烟花活动大约经历了 20 分钟,之后大家在约定地点汇合,往市中心的地铁站走去,一路上依然人流如潮,遇到迎面而来的人,大家都热情地互相问候、祝福!

(八)2006 年 2 月初,我在山东大学的同事与朋友傅有德教授在波士顿大学访问、讲学,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安排了一次研讨会,他在 2 月 7 日给我们的邮件里说到,学会将于 2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 4 点至 8 点在马萨诸塞州卡莱尔(Carlisle)举办研讨会,主题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异同”。主讲人是傅有德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宗教学系主任、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傅教授是著名的犹太教学者,曾经出版许多相关论著。同时,康科德有一个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遗址,叫做老北桥(Old North Bridge in Concord),那是“一分钟人”(Minutemen)与英军战斗的最后一个地点。我们将在研讨会开始之前顺道参观。

这次研讨会的来回路程仍然由乔宁、冀荣夫妇负责。11 日下午两点多时,乔宁开着教会的面包车带领我们一行到达康科德老北桥遗址。这是一个雪后晴天,当时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已来到波士顿,他们与另外几位家属随同我们一起来到老北桥参观,很开心。随后在卡莱尔举行的研讨会也很成功。



实际上,王忠欣博士、乔宁、冀荣夫妇与傅有德教授很早就已相识。2009年6月乔宁、冀荣夫妇回国探亲,22日、23日顺访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主持接待,我两次陪同。上面两张照片为6月23日聚会时所摄。

上面讲了七、八件事情,实际上,哈燕访问学者与乔宁、冀荣、王忠欣等人的交往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有在其他教友家里的聚会、2006年7月4日乔宁、冀荣带领我们在查尔斯河畔观赏美国国庆节烟火晚会、为有需要的学者接机送机与解决困难。至于我个人与乔宁、冀荣,我尤为感念的是,我妻子与儿子在2006年上半年居留探亲期间,儿子产生了不愿回国的念头,妻子则不幸罹患精神抑郁,乔宁、冀荣与有关牧师曾专门来访,为他们做心理疏导,有一次乔宁、冀荣夫妇二人还专门开车带领我们一家前往海边游玩散心……。

2009年6月,乔宁、冀荣夫妇在访问山东大学期间也说到,他们与我们那一届访问学者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回应道:我们受到你们的恩惠也最多。

2009年初,我儿子去美国读书,后来定居于北卡夏洛特,我们

一家曾在 2016 年夏天前往夏洛特,当时我未及与乔宁、冀荣联系,但是我还是打算下次再去美国时,应该重访哈佛,再约乔宁、冀荣相聚。不料,2020 年 1 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中国折腾三年。其间,乔宁竟然因病去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部“爱”的纪录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整理这篇追忆文章的时候,我想到,此前王忠欣博士组织 zoom 上的乔宁追思会的时候,我在我们当时的访问学者微信群里讲到此事,众人纷纷表示惋惜、怀念。此次成文,浙江大学关长龙教授专门留言:

2005-06 年度的哈燕访学是我第一次出国,在那一年里,乔宁兄多次组织安排的活动和家庭聚会,是我对美国生活与文化最主要的体验记忆。每当想起我的美国之行,就会想起乔宁兄仁厚长者的音容笑貌,真的很想念他。

是为纪念、缅怀。乔宁,你还好吧?!

在静默中以爱心服事

——对乔宁的思忆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学)

过去这一年，世界上有很多重要人物去世，他们告别世界的方式或者隆重，或者侈华，但他们终究在我的头脑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然而，对于乔宁弟兄的记忆却像一缕清香，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唤起我对他深深的思念。

我是在忠欣的介绍下认识的乔宁。2005年，我去哈佛燕京做访问学者，忠欣介绍乔宁去机场接我。从此，就结下了在波士顿一年生活中的情谊。那时大概是8月底，我们一群来自大陆的中国学者住在哈佛燕京为我们安排的宾馆里，一边熟悉周围的环境，一边四处找房子。乔宁知道我们初来乍到，在饮食上会有诸多的不习惯，便在四五天后，安排大家在一位弟兄家的聚餐。他开上一辆小型的中巴，把我们接到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吃上了地道的中餐，各位来访学者也在轻松气氛中了解了彼此，与乔宁等华人基督徒也交上了朋友。有了乔宁，我们便对波士顿

感觉不那么陌生了。

乔宁热心服事我们这一批来访学者。但他总是在“静默”中完成他的服事。新罕布什州的红叶在金秋十月非常灿烂，他开上小巴带上我们一大群人出发，按照他事先精心设计的路线，驶离马塞诸萨州，往北进入山岭之中，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一天下来，我们领略了金秋红叶的灿烂，十分兴奋，而乔宁却把长途驾驶的辛苦留给了自己。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无论是我们要去超市购买大件的生活用品，还是主日去波士顿郊区参加教会的敬拜，他都从家里绕道开车到哈佛附近的 Somerville 接上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似乎都把这当成了平常，而乔宁也总是以他淡淡的微笑、安静的驾驶，传递着他对我们的关怀和爱心。

乔宁与冀荣在 Jamaica Plain 的家，是我们关于波士顿最温暖的记忆。在他家里，有各式的聚会，有的是波士顿朋友们的小聚，有的是国内代表团的相聚，有的是远方的客人来访。他们的家，既好似一个温馨的港湾，又如同一个好客的驿站。我在他家里，遇到过好几位来美国上学或工作、临时找不到落脚地的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人们来到乔宁和冀荣的家里，享受着家的温暖，分享着基督在他们身上传递出来的无言的爱。

现在想来，乔宁践履的正是基督“在平凡中服事”的精神。基督在世上短暂的 33 年光阴中，真正从事传道、建立教会、被钉十字架和复活升天的时间也不过短短 3 年的时间，他前面 30 年的时间都是在拿撒勒的平凡生活中度过的。乔宁的服事活出了基督以静默、平凡服侍人类的样式，在点滴的小事中参与上帝护佑世界和人们的工作。

但是，乔宁又是深思的。他和冀荣的专业都是数学。数学是科

学之母,是最美的知识。我依稀地记得有一次,吃完晚饭后,我们谈到了数学与神学的关系。他谈起数字“零”的奥秘。“零”似乎具有某种绝对性,似乎一切数字都由“零”开始,“零”暗含在一切数字之内,一切数字好像都在趋向于“零”。这样说来,零与数字的关系好像就是上帝与一切被创造物的关系一样。通过与他的这次交谈,使我更深地理解了道家对“无”的推崇,甚至称“无,名天地之始”。后来,宋明理学又发展出“无极而太极”的世界生成图景。乔宁有志于深入系统地理解信仰,后来还在某个神学机构里进修了一段时间。如果假以时日,以乔宁的领悟力,我相信他一定会在抽象的神学领域做出另一番成绩。后来我几次在北京见到乔宁,也都是因为他来北京参加科学与信仰的一些对话会议。他对于在学术上建立基督信仰的理解,有着很深的负担感。

大概在2020年初,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德雷克大学有一个简短的出差机会。我联系乔宁说,要把我这几年写下的关于信仰和人生领悟的几本小书寄给他。在乔宁回复我的微信里,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他犯上了癌症。我心中十分震惊,只能祈祷创造生命的上帝能够在乔宁身上显露神迹。他在之后的回信中,分享基督信仰给他在生死面前的安慰与盼望,他说:“在上帝那里,一切都已确定。我们人是在一维时间轴里,只能在事件发生时才知晓。上帝医治与否都是恩典。我们在医疗上积极寻求,在结果上仰望交托。”在收到书后不久,他还回信说,我那些书里所展现的基督信仰的古老智慧对他有很大的安慰,以此鼓励我的研究。乔宁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以他的细心与体贴,照顾着他身边人们的感受。

乔宁就这样永别了我们,我们再也不能在波士顿与他把酒言欢、促膝谈心了,再也不能以他给过我们的关怀,回馈于他了。每

思及此，我就难以抑止心中的悲伤。但我同样确信，乔宁已经与他深爱的基督在一起，因为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

基督徒的葬礼本质上是复活的礼仪。乔宁已经“逾越”了此世的生活，迈向他永恒的生命。他已经加入到信仰见证人的行列，“如同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而他那些在满满的爱心中所做出的平凡事奉，也将化作天边的星辰，令我们即使在黑暗的夜里，也能分辨前行的道路。

乔宁：分享大爱的人

张 华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今天,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不知为何,已经养成的日常写作习惯难以持续,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看着《道风》杂志催交的有关护教学与认识论的稿件,仅仅是按要求修订一下注释格式的工作,都难以动手……

与此同时,乔宁兄弟的形象不停浮现,在脑海,在眼前。我又一次坐下来,开始此文的写作。

由于疫情管控的原因,我现在拿不到装载着乔宁照片及与乔宁合影的移动硬盘,但2006至2007年我在波士顿与乔宁兄、冀荣姐交往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

在波士顿的那一年,乔宁兄应该算得上是我接触最多的当地华人了。第一次见面是他开车到我居住的位于牛津路上的哈佛大学公寓接我,到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参加活动;第二次见面仍然是他开车接我,到据说是《音乐之声》中特拉普上校一家从维也纳辗转到美国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次活动我认识了更多的华人朋友,

当时拍了不少照片。这次活动,大家自备午餐,然后用餐时相互分享。我当时带了头天在超市买的一盒 donuts,而且是上面一层白糖的那种,就是 Dunkin' Donuts 店里最经典的那种。用餐时乔兄问我“你午餐就吃这个?这个太甜了,是配咖啡吃的。”于是,他拿来他与冀荣姐带来的中餐与我分享。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的 picnic 了。随后的见面,有时是在他的家里,有时是在 MIT,有时是在教会,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多数都是他开车接我。

这些见面,有两次我写在了《阅读哈佛》这部书里,还附了照片。一次是与余虹教授一起在乔宁兄的家里,一次是与余虹教授一起到罗德岛。余虹教授的话深深地刻在心里,也印在了书中:要说“家”,还是乔宁那套并不豪华的“小窝”更让人感到温馨……

产生写作《阅读哈佛》的想法,也可以说与乔宁兄有关,因为第一次到他和冀荣姐的“小窝”时,他给我看的两本书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本由田薇老师著,在其后记里被感谢的人当中有几位我熟悉的人;另一本由 Rev. Billy Graham 所著,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这位被中国人称作葛培理的人是谁。看了这两本书,我说了一句:希望以后你的书架上也有我写的书。

从乔宁兄那里了解到不少有关波士顿的历史地理知识,比如,他的家所在的区域到底与 Jamaica 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波士顿有大小之别,等等。而收获最大的,还是在学术方面。乔宁兄是西交大理工出身,我当时是在哈佛大学的神学院作博后,但我发现有不少神学问题我更愿意从乔宁兄那里寻找答案,而每次问询和请教,乔宁兄给出的答案和回应都能让我感到比在书籍堆里寻找到的更实际,更接地气,更生动和鲜活。而且,他作为一个活在我们面前的理工生、分析师、科学家,其对信仰的坚定性,让我不能

不联想和思考哈佛大学的众多其他科学家对上帝存在之信仰的坚定性。而这个,正是触动我写作本文开始提到的有关护教学与认识论文稿的第一动因。

.....

结束在哈佛大学的学习之后的数年间,我又有多次机会到波士顿,而每次到那里,依然是乔宁兄驾车接送。不仅如此,我的同事郁有学,我的学生石海毓、格日乐、何云燕、王亚鸽等,也都在不同时期受到过乔宁兄热情接驾和接待。郁有学到波士顿是第一次出国,尚未启程就已非常忐忑,到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英语又不好.....那种复杂心情 we 有过同样经历的人都不难理解,但这种忐忑,在郁有学从波士顿洛根机场出来第一眼看到乔宁兄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且再也没有过。

显然,乔宁兄是忙碌的,因为我所能讲的只是一个微小个体与其交往的经历与感受,而且必然是挂一漏万的。他不仅对我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施以帮助,他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此说来,Paul Ryan 在 honored 葛培理时所说的,He woke up everyday to share his love of God,同样适用于乔宁兄。是的,他在最后一次来到北京时患了面瘫,仍坚持分享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发现患了癌症之后通过微信所作的分享令人心碎,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死.....

在写此文时,我没有感觉到这是纪念文字,我一直感觉他还在,感觉我就是写给他看的,感觉他能看到听到这些话。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和“得以永生”的最朴素内涵吧!

(2021年8月13日)

纯洁的心灵,虔诚的信仰

谢爱华

(中央民族大学)

2006年10月,我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位热心的同事帮我联系了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会长王忠欣博士。在电子邮件中,王会长告知已安排学会的乔宁到机场接我。不过那天我并没有如约见到乔宁,是王忠欣博士本人亲自驾车来机场接我。

见到乔宁已是大约一周以后,在乔宁的家里,是一次非正式的聚会,参加者大多是像我一样来自国内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他乡遇同胞,感觉分外亲切,无论早来晚来,甚或像我这样刚来没几天的“新人”,大家一见面便立刻熟络起来,话题散漫,交谈却十分投缘。乔宁与夫人王冀荣更是极尽地主之谊,端茶倒水,殷勤劳顿着。已完全不记得那天谈话的内容,乔宁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只记得他身材瘦小,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始终微笑着,而印象最深的便是那笑容:谦和、朴素、干净……



后来又有过几次接触，虽然谈不上深交，也渐渐对乔宁有些了解：一个内心深处极为虔敬的基督徒，谦卑而低调。他和夫人冀荣于复活节同日受洗，便把那天作为他们每年共同庆祝的生日。乔宁和冀荣共用一张名片，名片上两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这在他们本人看来也许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但在波士顿的华人学者中却成为议论的话题，因为访问学者中也有许多是夫妇同来，甚至携子女一起来波士顿的。当时国内社交圈使用名片虽然已很常见，但夫妇共用一张名片却显得十分奇特，这使得乔宁夫妇在波士顿的华人圈中带有某种传奇的色彩：我不止一次听到许多华人学者公开或私下用极羡慕甚至略带神秘的口吻提到乔宁和冀荣，交口称赞他们是夫妻相敬如宾、琴瑟和鸣的模范。我想，那一定是来自内心深处共同信仰的力量，执着而坚定地把他们的精神和生命紧紧连在一起！

乔宁夫妇的生活非常简朴，是基督徒式的自我克制。记得有一次在乔宁家中，见两人在网上购置一台笔记本电脑，是买家自己在网上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选配，然后由厂家组装的那种，国

内称为“攒机”,是预算不足的学生或低收入人群常用的购机模式。当时两人神情极为专注地在网上忙碌着,对每一个部件都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把价格压到最低限度。这时我才惊讶地注意到,乔宁家中除了给当时上小学的儿子东东用的一台价格不贵的台式电脑外,夫妇二人都没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而那时的华人学者圈中笔记本电脑已经十分普遍,几乎人手一台甚至多台,就连我这个来美国之前把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视为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的清寒的国内“青椒”,也咬牙从每月少得可怜的生活费里挤出预算,在波士顿为自己购置了生平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乔宁为此还热心地为我当过参谋。当时冀荣似乎为自己的“过度奢侈”有些不好意思,笑着对众人解释道:“我是真的 Need 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乔宁夫妇在接待学者的工作中,辛勤奉献,任劳任怨,无私无悔地为每一位来美的华人学者提供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一台笔记本电脑绝对是工作之需,完全正当合理的需求,根本谈不上什么“非分”或“奢侈”,应该感觉羞愧的倒是我们自己……

乔宁曾经到我在 Walker Center 的住处来看我,我们有过几次单独的交谈,交谈的内容已大多不记得了,乔宁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有一次他对国内某些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学者提倡的“无立场”和“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表示难以理解:“这是怎么可能的呢?一个学者,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一点感情?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说话时的一脸茫然、困惑的表情。另一次他和我谈到在梵蒂冈的西斯廷大教堂观看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时的感受,那种内心受到的巨大震撼和冲击,几乎令他眩晕……看到他一脸神圣、肃穆的表情,瞬间让我自

己也感到仿佛和他一起沐浴在天国圣洁的光辉中……

从波士顿回国后，记忆中大约与乔宁夫妇在北师大见过两次面。有一次他们带着儿子东东回来，转眼东东已长大成人，不复是我当年在波士顿见过的那个嫩稚顽童，长相和身材都像极了乔宁，就连那少言寡语的性格，也完美再版了当年乔宁的模样。突然想起在波士顿乔宁的家里，有一次聊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乔宁告诉我，他们家里那台给东东用的台式电脑，一直摆放在客厅里比较显眼的公共区域，大人来回走动时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父母必须有责任知道孩子在电脑上做什么”，乔宁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当时内心里却颇有些不以为然，总觉得乔宁对孩子的监管似乎过于严苛……



乔宁是低调的，谦卑的，那是内心深处善良的一种真诚而自然的流露。他从不表白自己，而是默默践行着自己内心的信仰准则。他总是把自己隐在幕后，无论在何种场合，你几乎都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这是一个极为平凡、普通的基督徒，若在茫茫人海中

偶然相遇,一转身你就会把他彻底遗忘。但在我眼中,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圣徒:清贫、谦卑、圣洁,严苛的自我克制,他把自己活成了信仰的模样。他不会行惊天动地的所谓“神迹”,不是以身殉教的殉道者,也不是克尔凯郭尔笔下做出轰轰烈烈的壮举的“信仰骑士”,但他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信仰的纯洁、深邃与力量!每次见到乔宁,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他不属于这个浑浊污秽的世俗世界,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如同被神接往天国的以诺,“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希伯来书》11:5)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里这样阐释《圣经》里那个著名的关于麦粒的隐喻:“未活过的生命是不结果实的,没有死过的也是不结果实的。如果麦粒不掉进土里,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被抛弃并死去,它就仍然是‘一粒’。它仍然不结果实。在这里所要表明的是,先有死亡,后有生命。……如果生命在具体形象中被活过,如果生命在尘世的背景中被承受过,它就变得脆弱和有死。但是因为它被活过,它就产生果实。这一生命经历过的死是有结果的从而也是富有意义的死。”……谨以此凌乱的文字纪念乔宁,愿乔宁在天国永得喜乐安宁!

(2021年6月12日)

纪念主内弟兄乔宁

徐 君

(四川大学)

2021年5月12日,一大早,坐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就看到“思道”群主王忠欣博士发出的信息:“我们亲爱的乔宁弟兄于波士顿时间5月11日下午安息主怀!”连续发出几声“啊?啊?啊!”的惊叹,我简直不敢相信。

昨天上午工作休息期间在办公室踱步时,没来由地突然想到了乔宁弟兄:音容相貌,以及笑着说话的样子。当时心里还想着最近没有问候,不知乔宁弟兄身体好些没有。转念又想到今年2月初,女儿 Sherry 去探望时,还是乔宁弟兄送她去的机场,“叔叔看着挺好的,看上去和以前差不多。”因此,一直以为乔宁弟兄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没成想,乔宁弟兄就这样走了。昨日,竟是乔宁弟兄临行前在灵里向我告别。

眼泪不自觉地溢满眼眶,心堵得慌。哑然沉默间,堵着的心却莫名地慢慢地松开了,是“神同在的平安”安慰了我,更是乔宁弟兄与主同工,早早地做好安慰弟兄姐妹的工作。乔宁弟兄深知属血气之人的软弱,在他检查出疾病后,曾向众弟兄姐妹分享坦然

面对疾病和生死的话题,用经文安慰和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6)”并且随时献上和分享感恩“得病后一个变化就是觉得每天活着都是恩典,更不太想将来如何,如主祷文所言,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大家同在!”

正是乔宁弟兄的这份对主的全然交托与信靠,使我们才不至于在哀伤里丧气,并在灵里坚信乔宁弟兄“是乘早班车回归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与基督同在”!然而,即便心不再被哀伤揪紧,但属血气的我们还是舍不得乔宁弟兄的离去。甚至于小信地在潜意识里困扰于“好人有好报”思维。这样为主献上的弟兄,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又怎么会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预备,甚至于在我们没出母腹之前,上帝都为我们规划好了!”圣经里的经文与教导虽然很熟悉,但面对现实时,要真正面对还是很难。以至于在得知乔宁弟兄生病后好长一段时间,天天想着要发个问候微信,但却一直无法行动,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能做些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与无能为力。终于有一天鼓足勇气拨通“宁荣乐苑”微信电话,冀荣姐妹语气一如既往地沉静柔和,描述乔宁弟兄的病情,分享乔宁生病后的种种感悟;乔宁弟兄甚至开玩笑说:“医生说这样的病一般1-5年的时间,要相信科学!”“你下次来可能见不到我了!”乔宁弟兄和冀荣姐妹两人没有我臆想中的哀怨、无助或抱怨,反而劝勉我要开始学会面对。纠结的心及无力感才渐渐舒缓。

想到此前,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我去美国的女儿,居然有天突然说,“妈妈,你假期早点来波士顿吧!”我很讶异女儿这样的提

议,以为她出什么问题要我快点过去。“乔宁叔叔病了,查出来很严重的病,妈妈,你赶紧来嘛,来看望乔宁叔叔!”

视乔宁与冀荣如父如母的女儿在告知我信息后,自己却迈不开脚步去探望或拨个电话、发个信息问候。一天一天,一周一周过去,每次联系女儿都会问去看了乔宁叔叔没有,或者发信息问候没有,每次说起,女儿都说“要去,要去”,但却没有行动,后来几乎变成了她的心理问题。终于有一天,女儿说“妈妈,乔宁叔叔发微信说,下次再见到我,是来参加我的追思会。”原来她在心里一直不能接受比血缘父亲还亲的乔宁叔叔得了重病,既不知如何面对和接受乔宁叔叔的重病,也不知如何回应乔宁叔叔实则是宽慰人的玩笑,反而担心会“一语成谶”,更不愿意面对,甚至一度成了不敢碰触的问题。在我终于鼓起勇气与乔宁冀荣通上话后,我也才真正理解女儿的心理。——最后还是乔宁和冀荣主动联系了我女儿,才卸去了她心理难受又沉重的负担——就是这样,无论是在病中,还是平时,乔宁弟兄都能够体察和安慰到人的内心!

得知乔宁弟兄安息主怀的消息,我甚至不敢联系和告诉女儿,忍了两天,第三天吞吞吐吐地说“有个消息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我还没有具体提到是什么消息,女儿的眼泪却已溢满眼眶“我看到了 MIT 团契的哥哥姐姐们发的消息”。从来没有误过机的女儿那天居然赶掉了飞机,迟到了 1 分钟闸口关闭。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值机人员却告知她可以免费改签下午晚点的飞机,回到波士顿。“妈妈,这可能是天意,我就应该在波士顿停一下,去看下冀荣阿姨!若不是赶掉了飞机,我不好意思向早早计划来接我的住家妈妈提出改变计划。”这样想之后,女儿似乎已能坦然面对乔宁叔叔的离去。乔宁弟兄对主的信心,借着疾病与坦然离去,造就

了不同的人。虽然看是一语成谶,实则是借着乔宁弟兄成就了主的美意。



2020年1月10日乔宁与寇雪林(Sherry)在宁荣乐苑。

乔宁弟兄在查出疾病后,坦然地做着告别的准备,与每位去探访的人拍摄一张合影以示告别留恋。然而心智尚弱的 Sherry 却是很难接受这种似乎预示着不好结局的拍照,勉强地挤出笑容。正是这张令她内心有点纠结的合影,抚慰着乔宁叔叔离去后的哀伤。乔宁叔叔如父亲般的爱与关心,继续陪伴和引导着 Sherry 的成长。

认识乔宁弟兄是在 2007 年王忠欣博士在深圳举办的一次聚会上,那时候乔宁弟兄专门从美国来参加,第一次见,交流不多。再见时,是三年后的 2010 年夏天,参加王忠欣博士举办的“美国宗教文化暑期班”。那次因事晚到,是乔宁弟兄和冀荣姐妹到洛根

机场接的我,那时他们夫妇二人一直与忠欣同工,服侍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学生。

乔宁弟兄与冀荣姐妹二人对主的信心、侍奉中的彼此搭配、各样事情上的柔和淡定,不仅是信主之人信心的榜样,更逐渐成为国内到波士顿的学者与学生最为信赖和可以依靠的人。也因此,每位国内去的学者或学生都会耗去乔宁弟兄与冀荣姐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后来多次到波士顿,每次都会与乔宁、冀荣见面,不见到他们,我都会觉得缺失了什么。通常我每次在乔宁、冀荣陪伴下的购物,都会被乔宁弟兄批评说“基督徒要过简约式生活”,“不要太奢侈!”乔宁弟兄总是一边帮忙耐心地提着购物袋,一边笑咪咪地批评。每次在冀荣犹豫着要不要买件新衣服时,乔宁弟兄都会看看标价,超过20美元都会觉得贵了;而他自己却几乎不买什么。乔宁弟兄冀荣姐妹两人很少在个人的吃穿用度上花费金钱和时间。然而,每周少则一次,多则两、三次地招待学者或学生在餐馆吃饭,每次付餐费,却从来没有见到乔宁弟兄表露过花费是个问题。

记得乔宁弟兄在一次分享时特别地说到圣灵的九个果子(《加拉太书》5章22-23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中常常被提及和分享的是前面八个品质,而最后一个也即“节制”是最难的,但也最常被人忽略:“‘节制’也是最高标准、最难达到的目标”,哪些方面节制,如何节制,圣灵所赐的九个果子里最难做到的,乔宁弟兄却在现实生活中极力地践行着,活出了基督的样式。

得知乔宁弟兄去往天家的那天下午,刚好是疫情后的一次线下聚会。我分享了乔宁弟兄为主做工的美好见证,一句经文浮现

在脑子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4)。麦子不但自己蓄含着生命而且能结出子粒，成为别人的粮食，是可以使别人饱足的生命之粮。乔宁弟兄不就是这样的一粒麦子吗？我把乔宁弟兄在查出病情之后，依然全心仰望和纯然信靠主的情形与大家做了分享。

乔宁弟兄在查出病情之后，专门给其常年服侍的 MIT 团契弟兄姐妹们写了封信，让团契弟兄姐妹“不要把我这点事太当回事，团契的中心使命是敬拜，认识神并实践神的教导，祷告时求医治也更不是祷告的中心，因为在上帝那里，一切都已确定，我们人是在一维时间轴上，只能在事件发生时得晓，祂医治与否都是恩典。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在医疗上积极寻求，结果仰望交托。”希望乔宁弟兄对疾病的态度和对主的信靠能帮助到还处在忧虑与疑虑幽谷中的弟兄姐妹。

乔宁弟兄用一生活出了主的见证，并借着各样事情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乔宁弟兄虽然属世的肉体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爱与基督精神，却永远留存，并随时提醒和鞭策着我们。

乔宁弟兄安息！

“这是结束，但对我来说， 这是生命的开始”

荣光启 林季杉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乔宁弟兄被称为“乔帮主”，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谁这样对我说的，但这个称谓我认为非常适合他。“乔帮主”原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乔峰，他曾是丐帮帮主，故人称“乔帮主”。乔峰是一位义薄云天的大英雄。我比较熟悉金庸小说，对于乔峰这个人物，有三个印象，一是武功极高，二是侠义心肠，三是他的超越汉民族的大爱。他是金庸小说中少有的堪称完美的主人公，金庸小说主人公一般都不是完全人，令狐冲、杨过、张无忌等都有一些性格上的偏狭，比较完美的是郭靖，但相对于乔峰，郭靖好像有点傻。武侠小说里人物的最高境界，其实不是武功，而是“义”，如《圣经》所说“行公义、好怜悯……”总是无私地去帮助人。一个民族的某个经典的正面文学形象，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某种理想人格的普遍认同。在“义”和大爱这个层面，我觉得乔宁弟兄配得上“乔帮主”这个称谓，多年来，他一直在默默服侍人，帮助了无数

需要帮助的人、甚至是陌生人。他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听说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和妻子冀荣还在帮忙处理一位年轻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人女博士因病去世的后事。这位女博士家在武汉,她生病期间母亲来波士顿照顾她,哪知道父亲又在武汉去世了……这个家庭非常不幸。但不幸中有一点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这个世界有耶稣的门徒,他们总是愿意无私地去帮助人。我了解一些整个悲惨事件的过程,应该说,幸亏有像乔宁冀荣夫妇、张子翊牧师以及武汉的基督徒朋友的帮助。

我 2009 年暑假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认识了乔宁冀荣夫妇,为了服侍来访的华人学者和波士顿的留学生,他们的家庭永远向陌生人开放,为来访者准备可口的食物;在他的家庭里举办大大小小的聚会。他们常常带朋友去参观波士顿那些著名的历史的或人文的景观,甚至你有购物的需要,他们也陪同、作为指导,学生们、年轻人都很喜欢他。他们的家,是波士顿留学生的驿站、港湾,许多人在这里停留,许多人在这里得到安慰。乔宁冀荣夫妇,是基督里的婚姻的美好见证,他们彼此相爱,志同道合,相濡以沫,他们在一起总是充满喜乐,你和他们在一起,你会觉得生活非常美好。

2010-2011 学年,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做访问学者,期间也去波士顿参加了王忠欣老师召集的学术讨论会,我注意到乔宁弟兄不仅是一位司机、仆人,也是一位思想者。虽然会议上他不会积极发言,但在有限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他是一位极有性情的知识分子,他的观点有时候听起来比较激进,但我觉得很有道理,是许多人都不敢说的道理。我记得他和我说过关于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自杀的事情。余虹教授 2007 年曾经在波士

顿的 Walker Center 住过一段时间,2009 年我在这里也住了两个多月,期间我和乔宁弟兄多次见面。对于余虹教授的自杀,乔宁弟兄当然非常悲恸,作为余虹教授生前的好友,他在惋惜之余,也直言,这里边有隐秘的罪的问题,表达了一种超越这一事件的、对中国有良心的卓越的知识分子更大更深的关切。他的话语中,我隐约明白了一件事情:光有良心还不够,良心只是让我们意识到自我和世界出了问题,但我们自身并不能拯救这个颓败的自我与世界,我们若在良心的觉醒面前没有投靠至大者的抉择,你一定很痛苦,这痛苦到一个地步,会夺去你的生命。如《圣经》所言:世俗的忧愁叫人死……

这也是有人说起余虹,说他不了解基督教还好……若没有旅美期间对基督教的认识,也许他还生活得挺好。但在美期间,在基督教文化和教会群体的生命形态面前,他意识到中国知识分子“苟活”的真相,并为之痛苦。乔宁弟兄最最为之惋惜的是,余虹教授离基督信仰,只差那么一小步……

他敢于直言,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他对教会有深深的爱。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在他家里,人数不少的一个聚会,教会的一位肢体发表了关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他非常惊讶,他当场就提出批评,说你们在教会有这样的职分,今天你们所说的话、你们的一些观念与这个职分不匹配……

2014 年暑假,我爱人林季杉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访问,期间我来看望她,我记得航班到达波士顿已近晚上 12 点,乔宁弟兄已经在机场等候我很久了,将我顺利送至神学院并安顿好之后,已经很晚了,他才默默消失在极为浓重的清冷的夜色之中。目送车辆远去,我心里非常感动。我想,许多来波士顿的朋友,都享

“这是结束,但对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开始”

受过乔宁弟兄的服侍。我知道乔宁弟兄是在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做研究,他应该工作很忙,但他仍然只要有可能,总是在服侍人的现场或路上。

当我得知乔宁弟兄因病去世的消息,我觉得非常突然,非常悲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我很宽慰的是,我的信仰告诉我,这不是永别,将来我们仍然会相会。1945年4月8日那个礼拜天,反对纳粹的神学家、牧师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在狱中主持一个小小的崇拜,在结束祷告的时候,他被狱卒带走,他知道这一次是走向绞刑架,他和一个告别的狱友说:“这是结束,但对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开始。”疾病夺去了乔宁弟兄的肉体的生命,但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上帝既然许可这事发生,其中一定有上帝的美意。上帝歇了乔宁弟兄在地上的工作,让他如今有真正的安息。我们这一次和乔宁弟兄告别,我们也相信,在我们肉体生命衰亡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天国与乔宁弟兄相会。上帝应许给他的儿女的生命都是这样:地上的不完全的肉体生命的结束,是天国的好得无比的生命的开始。

乔宁的两大财宝

查常平

(四川大学)

“我不喜欢印象派，自己挚爱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我和妻子王冀荣今年到欧洲许多博物馆、教堂欣赏大师们的作品，希望后半生用心体会、研究它们。纽约经常有汇集大师们的作品展，我们也购买艺术家个展的画册。有时，这些书带着非常沉重。”

谈话中，我也回忆起自己每次去博物馆总是想看完所有收藏品的匆忙别离情景，渴望对每个艺术领域都有深入的了解研究，从中世纪的教堂门窗马赛克画到文艺复兴的经典油画，从印象派到当代行为艺术。于是，打算把将来传记的书名拟定为：“我为什么总是如此贪婪？”

这是那天晚上和乔宁弟兄在波士顿唐人街小南阁的最后一次谈话。他们夫妻还为我带来了从另外一个消费税较低的州购买的苹果手机、IPAD。

2018年7月31日星期二，友人王忠欣组织的“宗教与教育”美国之行文化考察团参观了麻州州政府大楼、花园街教堂、国王教堂、走自由小道。因为，2011年曾经去过这些地方，我下午就独

自去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由于和妻子刘丽约定相会的地点在理解上的差异，记得当天在州政府大楼周围转来转去、良久才相遇，最后才步行到小南阁餐厅。

那天之前，我并不知道乔宁对古典艺术有兴趣，当晚听到他这样说，比较吃惊。当他娓娓道来自己对文艺复兴的一些作品的感觉、理解时，我慢慢明白了他热爱艺术中的“高贵的静穆”风格，事实上这和他们夫妇的内在气质最相匹配。在和他们多次的接触中，你总能感受到一种细水涓密石的力量，一种即使导弹在城市中心轰轰爆炸但他依然在自己的花园为客人继续烧烤的恬静安稳。在 29 岁成为基督徒之前，我骨子里属于革命派的“奋锐党人”，最讨厌细声细语说话的人，常常渴望怒吼一声即建立人间“理想国”，深爱人生就如樱花般绚烂、转瞬即飘落的悲壮意象。伴随年龄、阅历的增长，现在才逐渐明白乔宁夫妇上述可贵的品质。

除了对古典艺术的热爱外，乔宁留给我们的另一大财宝是他对基督耶稣的忠心跟随，在日常事奉中为光为盐、做主的门徒。据说新约使用“门徒”一词 269 次，“基督徒”一词三次。2011 年 9 月底，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访学回国前，我去商场为亲人购买维生素。付款的时候，乔宁弟兄无论如何都要为我支付，说他们每年的薪酬根本“用不完”。在开车送我返回住地途中，他详细给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一年的大致开支。我也很喜乐地接受了他的帮助，接受了他在自己异常拮据的岁月带来的美好安慰！

记得 2009 年去伦敦国王学院访学期间，由于不在单位所在地因而每个月只能领到少量的基本工资，我想任何曾经在海外访学的中国学人都有这种常常在经济开销上捉襟见肘的体会。另一方面，乔宁曾经向我讲述过他成为基督徒后寻求事奉主的过程。

他学习的专业为农业，毕业后在美国类似农业部的下属机构工作，和传道人需要装备的神学、圣经科距离千里。而且，自己也不可能离职从头开始。爱人王冀荣经常晚上失眠，很难入睡。随着 21 世纪初来哈佛大学等高校访学的中国学者的增多，他们决定在教会做接待远人的事工，常常在半夜驱车去机场接送中国学者。若有学生或学人来波士顿暂时没有租到房子，他们便让其居住自己在市中心的家中，有的人甚至住了长达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乔宁自己的生活，简朴如素。他爱经典艺术、做基督门徒。在朋友面前，他总是带着浸人心脾的微笑，说话柔弱中见力量，做事任劳任怨，一诺千金，谁见谁爱，就像波士顿这座古老城市一样静穆而高贵。

波士顿给我的第一印象，有三多：树多、水多、历史多。查尔斯河上有几十座桥，我 2011 年所住的地方名叫“行者中心”（Walker Center），相当于中国当今的文化交流中心，是以前传教士息脚的地方，建筑物有 160 年的历史，位于波士顿西边。夏日每天上午，坐在“行者中心”外的草坪上，头顶无限灿烂的阳光朗读犹太人出版协会（JPS）出版的《圣经》，成为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每当读到古代信心的伟人们，想到二十多年前由王忠欣博士和波士顿的一群弟兄姊妹发起的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面向中国学者们的侍奉，感恩之心油然而生。也许，我当年于纽约写作的一首连体诗，最能表达他们作为海外华人基督徒心系华土的眷眷情愫与生命情感：

今夜漫游百老汇/汇尽沧桑古今事/事在人为非真理/理由他者早预定

定命神州多患难/难舍难分归似箭/箭前虽有逍遥游/游遍蓝

天心更愁

愁苦人生谁能解/解放过后罪奴役/役到尽头出埃及/及至应
许耶京城

城中光明楼阁影/影后凸显子再临/临在门徒灵感动/动我心
中父爱情

(2023年1月20日)

荣归天堂

施惠玲

(北京交通大学)

得知乔宁老师离世,不,不是离世,而是荣归天堂,他已经安歇在神的怀抱里。十余年前在波士顿生活的点点滴滴重新浮现出来。

初到波士顿,乔宁老师和冀荣姐就以他们的热情关怀抚慰了我不安焦虑的心情。他们夫妇尽可能地给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最令人难忘的,是乔宁老师和冀荣姐奉献他们的周末,组织并和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爬山、郊游、参观和教会的活动。我记得,每个周末都有活动。参与其中,感慨不已,也令我省思过往的生活。

乔宁老师、冀荣姐帮助我度过了最初难熬的日子,让我充分领略了波士顿的美丽和魅力,更让我重新理解和认识了基督教信仰、信徒以及他们的使命。默默回想每一次活动中的乔宁老师,都是那么谦卑,这是他内心充盈而自然的流露,是真正的基督徒才有的神采。



2010年10月11日哥伦布日枫叶之旅



2010-10-30 Wellesly College (1)



2010-10-30 Wellesly College (2)

2021年6月12日在忠欣、孝廷老师等的主持下,举办了线上乔宁老师的追思会。冀荣姐的分享,再一次见证了他们夫妇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对生死的理解和体悟,和在信仰中成全的真实而美好的生命与情感。乔宁老师的人生,是爱的人生,是朝圣和成圣为一体的人生。虽然冀荣姐的思念中有眼泪,但这是有盼望的忧伤。“美好的仗,我们共同面对;当跑的路,我们彼此激励!”

谨以此短文追念乔宁老师!

(2021年8月16日)

基督徒的底色与底色基督徒

——悼乔宁兄

尚九玉

(北京师范大学)

在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有各种各样的基督徒，人们给予的称呼评价也多种多样，如圣徒、传教士、著名基督徒、异端基督徒、普通基督徒等等。

乔宁兄是众多基督徒中的一个，普通却又不平凡的一个。我称之为“底色基督徒”。

2011年4月，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公派访学。7月暑热之中，经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的介绍，从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到波士顿参加王忠欣博士组织的基督教学术研讨会，初识乔宁兄。乔宁兄瘦瘦的样子，说话不多。

8月底，因为我夫人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所以就挪到了波士顿。因为租房不顺，最初的几天就住在乔宁兄家里。一面之交，数句之聊，竟然得到借住数日的关键帮助，在我是感激不尽又不太理解的。后来在波士顿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参加忠欣兄、刘

孝廷教授组织的活动,也多次见到乔宁兄和冀荣嫂子。

2012年10月回国。后来,又带孩子去波士顿短游,可惜机缘不济,没有见到乔宁兄。2019年秋,一个偶然的机缘,听说乔宁兄身患重症。在校园遇到孝廷兄,又专门谈到乔宁兄生病事。后来又听忠欣兄说,乔宁兄治疗情况有起色。再后来,就是噩耗了。

哀痛之际,捡拾昔日记忆,感慨不已。何谓基督徒?基督徒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乔宁兄的一生就是最好的答案!基督徒的底色就是基督徒属性中最根本的部分,就是基督徒的根本特性,也是基督徒应当具备的共性。乔宁兄身上体现的就是基督徒的底色,就是底色基督徒。

乔宁兄是虔诚的,爱人如己。当初一面之交,接待租房不顺的我们住在府上,开车带我们去租房看房。后来听说乔宁兄每年都接送国内来波士顿留学的学生、访学的学者,帮大家租房、安顿,解决各种各样的大小困难。可以说,只有数间房的乔府就是不少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波士顿的免费客栈、亲戚之家。若非基督徒的虔诚和爱心,焉能如此?

乔宁兄是谦卑的,从不张扬。无论在研讨会上,还是在私下的交谈中,乔宁兄总是谦谦君子的样子,从来没有话语张扬,咄咄逼人。他总是在倾听,很少谈自己的观点看法,偶尔谈起来,马上令人刮目相看,发现他也在深度思考,尽管这些问题与他的专业和工作没什么联系。

乔宁兄是坚韧的,大勇无畏。疾病、死亡是人之所惧憎。然而,人生在世,难免疾病,总归死亡。生死之间,心态各异。得知乔宁兄身体有恙,委婉微信相问,回言坦然从容,无所畏惧。这是作为基督徒的乔宁兄的坚强大勇。

乔宁兄是我们的榜样！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我们能像乔宁兄一样，对信仰具虔敬之心，对世人怀仁爱之心，对生死持达观心态，在尘世竭尽人事。

孔夫子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深切缅怀乔宁兄！

(2021年8月16日)

落在地里的一粒麦子

——纪念乔宁

郝 兰

(天津师范大学)

乔宁兄 2021 年 5 月 11 日回归天家，终于去和他的母亲——张阿姨一起了。应该为他回归主怀长舒一口气的——他终于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但我还是在车水马龙的下班高峰，跑到

湖边，对着湖水痛哭了一场，觉得失去了一个亲人，失去了精神联系的一部分。由于在美一年，我的婆婆孩子同往，乔宁和冀荣姐多有照顾；又因为我国内所居城市是张阿姨的娘家所在，所以

我们有了通家之谊。他的去世令人悲痛,因为这感情,既是个人与家庭的,我也深深知道,还有属灵的。

我翻出在美国的照片,看到和在一起的时时刻刻,竟然已经将近十年。2012年12月16日那天的这两张照片上,张阿姨、潘师母已经离开,这次是乔宁走了去和他们一起。

—

2020年3月,全球疫情危重,我发信息嘱托微信上署名“宁荣乐苑”的这对夫妇注意防护,乔宁才告知我,他已查出癌症四个月,他告诉我的话,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因为那平安和力量让我震惊——

“从信仰的层面,对生死,苦难等这些挑战基督教的大问题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阅读思考,理性上没有大的障碍。拿生死观来说,保罗在腓利比书中的论述‘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腓立比书》1:21-24)’是很清晰的。我在病床上听医生告知活检结果时心情很平静,当然这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么多年也亲身陪伴好几位从癌症开始到归入主怀的弟兄姐妹,间接的参与和听闻周边类似的事不计其数了,其实每一次都是在准备自己。所以我当时通告一些弟兄姐妹时,我说的是我的好消息来了,因为早点回归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与基督同在也是好得无比。”

这些话,我恨不得刻在自己的骨头上,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谁

都会面对终点。我想为自己预备。若不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哪个肉身可以如此呢？

他说这是“好消息”，但我还是被镇住，将近一个月，才能勉强给他回复。我似乎在命令乔宁：“你要像个战士，尽力去和剥夺撕扯，多多留下来，因为你都不知道，在那些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你和冀荣姐的意义有多重要！”

二

没人能否认，他们位于波士顿“牙买加平原”那里的家，是无数批赴美中国当代知识群体的精神家园。我记得有一年他们回北京，在刘孝廷教授的餐桌上，我送给他们一个大的宣纸册页，说这是签到簿，以后所有去他家吃饭的，都应该签名留痕。也不知道我留的这个“作业”，他们做了吗？现在流行的“文人交往研究”、“文人集团研究”真应该好好观察，以他们为核心的这个松散的群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化学般”的改变？

当年去他家的那些年轻可爱的学生们说，因为这里“有物质食粮”，事实上它提供更有意义的东西，只是当时我以为这里对我的吸引力是“柏拉图阿卡德米”式的，却原来是“圣殿”。

我最初前往就是2012年春天你们招待新去哈佛、MIT、BU访学的一批学者，而在此之前我不过是城区教会的新面孔，众多慕道者之一而已。后来因为急诊情急，劳烦你们开车接送我去医院，干脆直接被你们留在家修养了两天。人在他乡，那种感受不可以言语记。

再之后，迎来——送往，其实都是借口，大家愿意在那里聚

聚,是因为每次相聚他们都会苦心安排一些有特色的分享会。在五月为纪念余虹而办的一次聚会之前,乔宁给我出了题目:“你和余虹差不多一个学科,下次给我们讲讲为什么诗人和文人有很多人自杀?”这个题目真是太重要了,它也一直横亘在我心里。我再看文献,使劲思考,最终发现这是一个逻辑题。

我早知道,在没有宗教的地方,生与死之间的平衡微妙而脆弱。如果没有一套宗教的逻辑,这世界就是封闭的,没有过去,也不存在未来。那对个人来说,此生就是一个拥挤、逼仄、黑暗又沉闷的瓶子,你左冲右突,对抗着偶然、荒诞的世界。加缪的结论之所以可取,是因为他为一个荒谬的世界提供了唯一活下去的理由:如果世界就是荒诞,你只好在荒诞中赋予他意义。对于无神论来说,这几乎成为唯一的有效的“圣经”。我们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是自己成为上帝——我知道,我没有强大到成为个人主义者,我做不了自己的主宰;第二是以受造之物的回应来效法上帝的良善——我好像还没做好准备;第三就是继续忍受空虚和放任无度的痛苦——我已经看到了它吞噬灵性的力量。路易斯说,只有如此三途,“如果我们不愿意吃宇宙生长的唯一食物,那我们就只能永远忍饥挨饿。”

三

我们都会面对终点。由于现代医疗手段先进,也许这个过程会很长,而且,每一个“生”不也是面对“死”而定义的吗?在这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走近终点。对终点的思考,是信仰生活的核心大问题,它决定了价值。这是检验,也是最好的思考时机。

乔宁病中的话,我看了很多遍,对我是教育,也是见证。但我明白,他说的理性上的接受是什么意思,它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压力,扛过来,仍然需要很多毅力和勇气。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我经历多,阅历深,信仰坚定。所以,我都不知道如何去安慰病中的乔宁,还有照顾家人的冀荣姐。反倒是“宁荣乐苑”偶尔发给我的话,像是在开导我。

乔宁早说,追思礼拜上的经文都想好了,出自一头一尾两卷书。一段是旧约里最早指向复活的这段:“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记》19:25-26)”;另一段是“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 21:1-4)。”现在,他终于卸了地上的苦工。

乔宁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也给我们做了好见证。他软弱、他难过、他也从容,但他在主里得有大平安。《约翰福音》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乔宁就是那粒落在了地里的麦子,一定并已经结出很多子粒来。

乔宁安息!

(2021年7月30日)

安分守己的弟兄

——悼念乔宁

王天民

(北京师范大学)

与乔宁兄相识应该有十多年了,具体那一年,记不清了。印象中是十多年前,在由刘孝廷老师召集的一次聚会中与乔兄第一次碰面,此后的十多年又多次与乔兄在北京相聚。

2014年夏季在美国访学期间,到波士顿与刘孝廷老师等国内学者相聚旅行,乔宁兄、冀荣姊妹、忠欣兄一家等在美华人朋友全程接待。其间,乔兄除了主要承担开车的任务,还形影不离地陪我们到处参观,适时地招待我们吃饭,周到体贴地像个久别重逢的同胞兄长,谦卑的像一个恪尽职守的仆人。记得其间有一次,乔兄招待我们这些人吃午饭,饭间乔兄温和地说,欢迎朋友来这里相聚,没有什么特殊的礼物送给大家,我用最俗气的方式表达一下心意,我给每位同学一百元,你们自己买点需要的东西。说完他拿出钱包,从我9岁的儿子,到年近30岁的博士,一共大概6、7人每人给了一百美元。

记忆中乔兄总是平静地坐着，谈话时声音和缓，语调不高，明亮的眼睛温润而清澈，偶尔会有爽朗率性的笑声。听朋友们说起乔兄，也都是一片赞誉和好评。正如黄慧珍教授所言“至诚如神”。

得知乔兄患病后，我一直心情沉重，时常为他的康复祷告，一直关注他的疗愈状况。虽然心中对将会发生的事情有所意识，甚感不安，但是还是希望神意改变，重做安排。倒是乔兄自己的心态是从容淡定的。有几次从忠欣兄那里得到的消息都是，乔兄一方面积极配合治疗，另一方面已经做好准备，愿意顺服神的安排。

乔兄离开后，我心情一直很伤感，直到现在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像是没有离开，一直和我面对面，目光中有温暖、有鞭策、有希冀。

得知召集聚会，追思乔宁兄，心里面在想，我该如何述说对乔兄的印象。感觉有些困难和不好说。为什么呢？我觉得，乔兄以虔诚的信仰、近仁而成圣的人格，谱写了自己的人生华章，由我这样一个卑陋的人述说他的事迹、评说他的人生，就如同文盲给大文豪曹雪芹写书评。他的虔诚信仰、至圣人格，无论我怎么评说，都是不匹配的。

但是作为与乔兄相识十多年，深深叹服其伟大人格的小弟，还是应该写几句话，缅怀这样一位最敬慕的兄长。

思索良久，我用“安分守己的弟兄”这句话来表达对乔兄的印象。

乔兄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平静和安静，安其所是，安其所在，温和平静地对待人和事，述说他对神意的领会和遵照。

乔兄对待信仰，对待朋友表现出突出的“份内职责”意识，好像是从神哪儿领受了一份职责，这份职责就是善待他人，引导周

围的人走义路；他善待朋友，似乎不是因为朋友高贵和可爱，而是在履行来自天命的神圣职责。

乔兄虔诚的对待信仰、虔诚地对待朋友，不是偶然的、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一直的，正如张秀华教授所说的“永远”的司机；不是因人而异的，而是一视同仁的，把每一个有缘相识的人都当成朋友和弟兄，当成自己服务的对象。可以说，他恒久地持守着自己的人格与信仰，从来没有懈怠过。

乔兄以他自己的行动、语言、情感建树了自己的信仰模式和人格精神，是行出来的道德，是活出来的信仰，是自在此在亲在的超凡脱俗的生命历程和圣徒生命样式。

乔兄是那粒麦子，也化作了与他相知相识者生命中的盐和光！

祝福乔宁弟兄安息主怀，得享永生和永远的喜乐！

同时祝福冀荣姐妹主恩永远与您同在，一生平安！

(2021年6月12日)

宁静祥和的“渡桥”

——深切缅怀乔宁叔叔

黄传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大概是 2019 年底经由师友，我了解到乔宁叔叔身体有些抱恙，但从未往严重的“坏处”想，认为它肯定只是个“小坎”。因为，我相信乔宁叔叔这样人世间“好人”，一定能够获得命运的特别眷顾而远离疾病之苦的，以至噩耗传来时，甚为震惊，久久不能平静，难以相信和接受。

往事如昨，音容犹在！

人如其名，名如其人，“乔”“宁”是对乔叔叔不凡生命的生动诠释。追忆点滴往事，更能感受乔宁叔叔是一座宁静祥和的“桥”，且不是一般意义的交通桥，更是非凡意义的生命“渡桥”。

与乔宁叔叔的初识，源于 2012 年秋师门“爱学学团”的一场小型“人生价值”的分享会，分享者即是大洋彼岸远道而来的乔宁叔叔。在近两个小时的分享中，他没有“高谈阔论”何谓人生的价值或意义，而是回忆自身“平凡”的生命历程；他不是“居高临

下”传授什么人生经验,而是谦逊地叙说点滴人生小故事。分享后,与会的同门提了很多人生的疑惑,乔叔叔都耐心地一一进行了回应,以给出了自己的人生建议,让人深切感受到他对“象牙塔”里的小青年们的人生期许和祝福。这场分享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此后,乔宁叔叔独自或携家人多次来到北京,在接风或话别时,刘孝廷老师都会组织师门的小型活动,或分享会,或交流会,或小型聚餐,从而有机会多次与乔宁叔叔接触,聆听他的教诲。这些相遇可能变化的是年轮和时节,永远不变的是乔宁叔叔那谦逊的儒雅,以及那温和的微笑,是一份轻言细语、侧耳倾听的宁静祥和。

2014年6月,有幸同刘孝廷老师、张秀华老师和杜疆师兄一行赴美国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三天的会议结束后,即由在美访学的王天民师叔、李少兵师兄租车自驾,一行人从新泽西州赴波士顿继续“美国之行”。而正是此趟难忘的旅程让我更亲近地认识和感悟乔宁叔叔及其人生。抵达波士顿后,我和杜疆师兄即入住乔宁叔叔、冀荣阿姨家了。在波士顿的几天,是快乐和充实的,受到诸多家庭的热情款待,参加了不少活动,游览了不少景点。然而,在这几天的过程中,乔宁叔叔始终是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和冀荣阿姨每天早起准备好丰盛的早餐,等着我和师兄起来一起享用;他们嘘寒问暖、照顾有加,让我们身处异国他乡但深感“宾至如归”;他们餐前的仪式感、虔诚心、感恩情,让我们感受到另一种特别的生活样式。乔宁叔叔还连续几天亲自当起了“乔司机”,往返奔波,将大伙安全地“桥接”到各个场合。但是,乔宁叔叔则是如常的宁静,在前前后后忙碌完后,常常处于热闹人群的“边角”,远远地看着,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只

是偶尔“迫不得已”才幽默地接上几句话,令大伙都开怀大笑。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我通过大家的交流和分享,再次感受到乔宁叔叔和冀荣阿姨对众多的旅美同胞的关心和照顾。“乔司机”业已成为乔宁叔叔的赞誉称号;“宁荣乐苑”也已成为不少人的温馨港湾。不能忘记,乔宁叔叔按照其惯例而坚决要给我们这些大的“小朋友”每人 100 美金作为“见面礼”;不能忘记,乔宁叔叔专程开车带我们去超市选购回国的小纪念品,还幽默提醒别忘了给“女票”带礼物;不能忘记,乔宁叔叔清晨时分驱车送我们到汽车站,并一一与大家作别……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乔宁叔叔留给我们都是永久难忘的美好点滴,更有不凡生命之光芒的感召与启迪。他以宁静祥和传递出生命真理的沉稳不惊;他以儒雅微笑感化每一位生活历程的相遇者;他以执着如常的助人之举温暖无数飘洋过海而来的心。偶尔善举容易为之,发乎生命的真诚弥足可贵。乔宁叔叔所做出的不是偶尔的善举,而是发自本真生命的真诚。乔宁叔叔是无数人赞不绝口的“乔司机”,以其娴熟的驾驶技术迎来送往,将人们平稳安全地送达各种生活的目的地;乔宁叔叔更是很多人感念至深的生命“渡桥”,以其虔诚的信仰之光普照四方客,启迪人们奔赴真生命、真生活的唯一的目的地。“乔司机”安适人们的躯身,而“渡桥”则安顿人们的心灵,身与心的统一与协调,在于乔宁叔叔这位“乔司机”与“渡桥”的完美合二为一者。这种完美更是生动写照了乔宁叔叔看似平凡、实质非凡的人生。宁静祥和是其留给每一位接触者、认识者、追随者的深刻“音容”;而“渡桥”则让很多人跨越了生命“坎坷”与“波折”,重拾生活的信心,重塑生命的样态,重造别样的人

生。也许很多人仍在追寻生命之光,仍在持续坚定生命的向上步伐,但只要想起与乔宁叔叔交往的点滴,必然会从其宁静祥和“音容”中感受璀璨的生命光辉。人间的“乔司机”离去了,但天国的生命“渡桥”永远在。

深切缅怀乔宁叔叔!

圣灵充满生命

——纪念乔宁叔叔

李润虎

(中国科学院)

说来，与乔宁叔叔和冀荣阿姨认识已经是 10 年前的事情。那会儿我还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硕士，叔叔阿姨从美回国，应刘孝廷老师邀请，来北师大做分享。当时聊了什么，已记不大清，但叔叔阿姨的信心和爱却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感觉不曾有过，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于我而言不可言状但却满怀向往的世间的“信望爱”。

到 2016 年 9 月 1 号之前，虽中间又在北师大见了几次叔叔阿姨，但那时因为还是学生，自己在叔叔阿姨面前又有一种在他人面前不曾有的卑微（现在想想，可能每个人都有罪，在义人面前，这罪的压力便更凸显了），因此，期间并没有和叔叔阿姨熟络起来。

美好的回忆是从 2016 年 9 月 1 日，叔叔阿姨将我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接上开始的。事实上，在去波士顿访学之前，叔叔就

通过教会，帮我找好了房子，1377 Commonwealth Ave，叔叔笑称共同富裕大道，同租的是教会的年轻的弟兄。接到我的第一站，是教会附近一家中国餐馆，忘记了饭菜吃的什么，但当时的胃很暖，心也很暖，虽然整个人仍处在发懵的状态，但却丝毫没有别人说的刚出国的惶恐和不安。

吃完饭，叔叔阿姨带我去买了日用品，等我把东西挑好放到柜台的时候，叔叔的卡已经递给了售货员。当时的我，虽然身上有一些现金，但可能确实还在发懵，竟没有和叔叔去抢着付款，默认接受了这一好意。后来我想，叔叔阿姨的好，可能就是这样，好到完全让你感觉自然，一时麻痹到让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买完日用品，叔叔阿姨便开车载着我回到了住处，房间和来之前发给我的视频一样，叔叔提前给我“淘”到了一个床垫，几乎全新，笑着对我说，他90年代刚来波士顿，也是住在这附近，也是没有床架，只有床垫子睡在地上睡了一段时间，说我在走他走过的路。我试了试躺在床垫子上，可能床垫子太过舒适，旅途的疲惫瞬间就在全身蔓延开来。我和叔叔说，有这个床垫子就行，我甚至不需要再买床架子。叔叔说，那也不行，晚上醒来爬起来，会头晕的。看到我躺下就不起来，叔叔阿姨猜到我累了，就打趣着让我送他们下楼，然后赶紧开始我的留学生活。

那一晚，我觉得亲人就在身边，我从楼上下来，站在窗台前，看着外面的世界，并未感觉到陌生，陌生感在我在波士顿一年的时间里，从未有过，叔叔阿姨用一种无缝切入的方式，满足了我对于家全部的期望，那一年，很多时候，我恍惚自己就在国内。

那一年，叔叔阿姨带我去去了瓦尔登湖、拍《阿甘正传》的Jenne farm、达特茅斯、无数次的奥莱和宜家，几乎大波士顿地区值得去

的地方统统都去了不止一次。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叔叔阿姨每次都深怕把我落下,第一时间驱车过来载着我度过了在波士顿绝大部分的日子,虽然我也在波士顿考取了驾照,但我知道,坐在叔叔开的车里,我才是幸福的仔!

幸福的日子过的很快,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离开波士顿的那天,当我们把师妹的东西整理好,叔叔阿姨送我来到机场告别的时候,我说,等我毕业了,工作稍一稳定,我就立即再申请来陪你们。

我从未想过,那是我们在这世间的最后一面!

得知叔叔治疗时,我发去信息关心,叔叔和我说,“不要悲恸啊,从信仰的角度,在世和离世都是好的呀。神定我们每个人的疆界和寿数。我们会努力过好在世的每一天的”。

我想叔叔说的是对的,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忘了这短暂的分别,满心期待那永恒的相聚。

再过几天,就也是一年了。

叔叔和阿姨是被圣灵充满着的生命,而我在他们的呼召之下,也成为了他们俩这粒麦子结出来的子粒,我努力将自己投入到泥土之中,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经历生命的奇迹。

圣灵充满生命,我爱你们,便拥有了新生!

(小虎于乔叔叔一周年纪)

缅怀乔帮主

——记乔老师的信仰与艺术生活

刘莉源

(北京师范大学)

在陌生城市遇见这样温暖的生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2017年8月到2019年3月我曾在波士顿大学访学一年半，在此期间，我遇到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人，最令我难忘的是乔老师夫妇，他们给了我亲人般的无私关怀和照顾：飞机落地后的第一顿大餐，帮忙搬家及添置生活用品；秋令营替我出报名费，每次送我到地铁站都帮我刷地铁卡；周末不时地组织去周边游玩；带我们参观大大小小的美术馆，一起听亨德尔《弥赛亚》音乐剧，一起看《使徒保罗》电影；开车载我们几个同行的访问学者去郊区教会参加特会及讲座，以及节日时邀请众人去宁荣乐苑聚餐和茶话会，一起讨论信仰与艺术及生活等话题……就这样，乔老师关怀和接待过无数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及学生，也因着乔老师对周围朋友的爱心与热心，众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乔帮主”。

乔老师酷爱西方艺术，特别是古典绘画。还记得2017年乔老

师组织的圣诞聚餐,他以“信仰与艺术”为主题,从个人信仰的角度与我们分享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绘画。其中提到他最爱的“天使画师”安吉利柯的湿壁画,乔老师说他之所以喜欢安吉利柯是因为他画中的圣母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恬静、祥和、慈爱,而人性光芒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内在信仰即神性的力量,分享时他眼角闪烁着亮光,仿佛画中那宁静又良善的天使一般。乔老师对艺术的感悟和欣赏与他的信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看来艺术是心灵沟通的一种形式,也是传递信仰力量的一种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即是“人”的发现的过程,也是对信仰的重新认识和诠释的过程。在他的启发下,我开始对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



2017年9月29日 Singing
Hill 秋令营



2017年10月28日重阳节
Blue mountain 远足



2018年春参观伊莎贝拉·加德纳博物馆



2018年6月10日耶鲁大学美术馆

此外,最令我动容的是乔老师夫妇二人在主里的彼此相爱与合一。他们二人总是同行一处,共用一个微信号,一起服侍,一起帮助周围或熟悉或陌生的朋友,为新人做婚姻辅导,与学者交流信仰与文化。他们相互谦卑和扶持,好像一体。冀荣老师睡眠不好,早起困难,乔老师每天都会提前起来,帮她放好热水,暖好屋子,再叫她起床。一次吃饭聊天,突然谈到生死问题,冀荣老师说她希望将来她先走,因为无法忍受他不在的日子,说着她眼眶红了。回想当时情景,忍不住流泪。他们对对方深深的依赖和牵挂,他们之间的默契与美好关系,以及他们对神的敬虔和对人的关怀,成为鲜活的见证,使我看到在主里生命相交的美好与和谐。他们这种爱人与彼此相爱的精神也同样感动和激励着无数受过他们帮助的人。



2017年12月24日平安夜



2018年10月卫斯理女子学院

即使在病痛下,乔老师仍不失信心与内在平安,不断鼓励和劝勉他人。2019年11月,得知他查出胰腺肿瘤的消息,难过与不安之际,没等我们想好安慰他的语言,他反倒先安慰了我们,他告诉我和赵勇他在病床上听到诊断结果时内心是平静的,并且确信这平安是从上帝而来。他给我们分享他的生死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腓 1:21-24)面对生命无常,他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信靠顺服并坦然处之。他的坚定信念让小信的我得到了安慰和勉励。2020年10月,我们回波士顿看望了乔老师夫妇。当时他正在接受化疗,瘦了不少,但精神状态很好,他坚决不让我们请他吃饭,饭桌上仍侃侃而谈,充满盼望,没有一丝愁云。



2020年10月11日波士顿重聚

2021年3、4月份,乔老师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他与我们做了告别。一如既往的帮主姿态,告知病情消息的同时不忘分享他对信仰的终极盼望,以此相互劝勉:“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伯19:25-27)“…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21:1-4)虽然我心中有万分悲痛和不舍,但看到他有这样的内在平安,也令我不再惧怕和恐惧,一心为乔老师祈祷,求神不断托住他的信心。

从乔老师身上,我看到一个成熟基督徒生命的谦卑、无私与坚忍,他用他的爱和信影响和鼓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无常生命因爱而变得有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5月11日下午4时10分乔老师安息主怀得享神荣耀的冠冕。乔老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盼望他充满爱与关怀的生命能够在更多人身上结出果实,神的爱能传递给更多的生命。也求神亲自安慰、继续扶持冀荣老师,擦去她一切的眼泪。



2020年10月11日疫情期间城区教会

(2021年8月)

荣宁乐苑的啤酒鸭与龙虾

——信心的播洒与传递

高山

(北京师范大学)

灵的种子不知何时,被谁种在我心里,但我清楚的知道是乔叔叔让我那灵的种子发了芽。是的,乔叔叔和冀荣阿姨他们总有办法引领人们找到那扇门。对于我,便是边吃边聊。

2019年7月21日,我带着那时对人生的诸多疑问,见到了乔叔叔与冀荣阿姨,并且成功的“黑”了他们第一顿饭——波士顿龙虾,“孝廷的学生来了,是一定要吃一顿龙虾的!”当我向乔宁叔叔转达刘老师对我的嘱咐“必须让乔宁他俩请你吃一顿龙虾。”时,乔叔叔如是说。由于龙虾太好吃,导致我忘记了当天具体的谈话内容,只记得乔宁叔叔和冀荣阿姨与我亲切的聊家常并且约定下次见面带着我去团契。那时因为自己没有人在灵上被带领,所以能看到的東西有限,但让我真切感受到的,也是如今再次回想起来最震撼的便是乔叔叔与冀荣阿姨的那种紧密的联结感,“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哪怕不能同处,二人也从未分开,这种紧密的联结是我未曾见到过的。

团契过后他们带我回到他们的家——宁荣乐苑作客，我们一起包了饺子，还记得乔叔叔说我的生活与动手能力很强。那天我们边吃饺子与啤酒鸭，一边谈到了有关信仰的问题，那时作为一个门外汉的我一脸兴奋的说觉着小组里的人让我非常感动，我看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力量，与我完全不同，我对看得见的人都会有怀疑，他们怎么会对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有那样的信心呢，这是我完全不能想象的，可我偏偏看到了，感受到了，不知如何才能有那样的精神气质。乔叔叔告诉我，其实“信”是一种生活状态，如果理解不了神的存在，就把信仰先当成世界观人生观来看，乔叔叔和冀荣阿姨总有办法把让人困扰的问题轻松解决。可能当时看我吃到美食不亦乐乎，乔叔叔强烈要求我把啤酒鸭带回去吃并说“冀荣做啤酒鸭的手艺还是不错的，你带回去吃，免得晚上饿了没东西吃。”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这样的温暖实属不易，我也不负所望，还没到半夜，就把啤酒鸭吃光了。在吃上，乔宁叔叔品味极佳，冀荣阿姨手艺顶呱呱。

8月4号他们带我去 The Cheesecake Factory 用晚餐时，我说出了内心的不安。现在看来，那便是我生命发生转变的开始。“其实我一直有些焦虑，老师说我可以来问乔叔叔。我觉着我现在的日子过的太好了，一切都太好了，好的让我觉着不真实，甚至让我感觉害怕，总觉着自己没那么幸运，不可能好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你大可放心的接受，因为这是恩典，但要知道，恩典不会永远在你身上，它是会流转的，当它来临的时候，你就接受，若是心中不安，那便把接受到的恩典流溢出去，给他人。”

“那有关生死离别呢？我很惜命，一切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事情我都会尽量避免，死亡，想想我都觉着可怕。”

“放暑假回家你高不高兴？”

“那我是恨不得明天放假，今天晚上连夜回家，早一分钟都是好的，不在乎多折腾。肯定高兴啊！”

“对呀，我们从出生就离开了家去上学了，现在能早一点回家见到父母了，你还会怕吗？”

到这样的回答，犹如当头棒喝，原来还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人生中所面对种种遭遇产生的不安，有这样强大的世界观，用爱的方式去理解世界，怎会心生困苦？冀荣阿姨送给我一句话——《诗篇》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对圣经所知甚少的我听过冀荣阿姨的解释，似醍醐灌顶，又似活泉流转。我想，这也是乔宁叔叔自身所践行的道路。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其实，我已经受到了他们长久的陪伴与照拂，每当我内心焦灼时，我的脑海里跳出来的总是这样的场景，乔叔叔放松的交叠着双臂，坐在桌前，目光下垂笑而不语，旁边的冀荣阿姨目光柔和的看向他。每当这个场景出现的时候，我便会感受到恬淡与平静。

如今，我走在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上，自己也成为了散发小小光芒的一员，因着他们，我不再是我，我又成为了真正的我。因着波士顿有他们，让我在陌生的国度里并不心生畏惧，不仅不陌生，甚至心生向往。因着乔叔叔，我被寻回，他是我们身边的天使，如今“学期”任务完成，放假归家做一个快乐的小孩子去了。

最后，乔叔叔，希望你在回家的路上即欣喜又平安，希望我们再见时，你一切都好，又能跑又能跳还能再招待我吃啤酒鸭和龙虾，只是我很舍不得，像老友告别那样，为着我会好久见不到你而难过，但我知道，我们终将重逢，再见啦，乔叔叔！

以此怀念亲爱的乔宁叔叔

(2021年6月5日)

悄悄的一束光

Ann

(自由撰稿人)

不知不觉间，乔宁大哥走了已经有一年多了，时间却仿佛仍停留在昨天。记得那天在线追思，看见乔宁大哥的爱侣，冀荣姐瘦弱而坚强的身影，禁不住心如刀绞。冀荣姐说，那种感觉像被截肢。而对亲朋好友来说，则是从此有一缕照射到心灵深处的阳光，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渐渐从尘世隐去了。

其实不是没有心理预备，因为知道病魔有多凶险；不是不知道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知道病痛最后会如何折磨身心，可还是在得知逝世消息的瞬间泪流满面。

那天深夜辗转无眠。早上送孩子，在路边第一次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完全无风的情况下，还新鲜的绿色的叶子，居然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地飘落下来。

原来叶子和人一样。不一定要等到叶子黄，不一定要等到老，生命离去的时候猝不及防。

难过的时候，也会产生巨大的怀疑，为什么这样好的人会英年早逝，未得庇护？

可是当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却突然醒悟到,这个生命,丰富富、真实真挚地付出过了,在家人,在亲朋好友,在乔宁大哥帮助过的无数人心里,他永恒存在着:永远平静自然的表情,温厚宽和,不卑不亢,时光越流逝,面貌越清晰。如今,那缕光虽然熄灭了,但是温暖还在,而且永在。

从外表上看,他是个非常典型的挺拔的北方汉子,肩头能压千斤担子的那种,潇洒磊落,并不属于见面熟的类型,但是待人非常友善,而且细致周到。他永远像一棵树,默默地为他人遮荫。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人在急难的时候,还没有开口,乔宁大哥已经默默地伸出援手。

在他和冀荣姐温馨的小家里,接待过多少熟悉的陌生的友人。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即使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也能感觉到心里特别温暖踏实。记得刚到波士顿的时候,特别想吃油饼油条。乔宁大哥和冀荣姐来看我,特地为我带来一种口感类似油饼的食物,那应该是乔宁大哥在超市发掘的,我至今没能记住那个饼的外国名字,但是那种“家的味道”却永生难忘。

第一次在美国过除夕,没有思乡,因为是在欢声笑语和美食中度过的。乔宁大哥和冀荣姐在家里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一直记得乔宁大哥当时忙着给大家煮饺子,煮了一锅又一锅,忙着招待我们这些五湖四海汇聚的人,自己却没顾上吃,现在想起来这些细节,心痛如割。

我们都叫乔宁大哥“乔帮主”。除了他恰好姓乔,还因为他特别有侠义风范,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遗憾每次见到乔宁大哥,他都在为大家服务,没有机会能够与乔宁大哥深入访谈,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脉络。只是知道他在西安长大,在西安

上大学,出身水利世家,偶尔从他阅读的书中和言论中,能够体会到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以及内心清明的觉醒。这种侠义之道,或者是知识分子传家之道,是深入其骨髓的,那是一种气节,也是一种风骨。

乔宁大哥不是锦上添花的人,各种热闹场合,常常看见他安静地站在一边,可他永远是雪中送炭的人。直飞波士顿的飞机常常会比较晚,离开的航班有时又很早,很不好意思麻烦朋友接机,但是乔宁大哥总是说,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不方便,才要接送。那条通往波士顿机场的路,他一定往返了无数遍。夫妻俩帮助了那么多人,却从来不求回报。曾经特意邀请乔宁大哥和冀荣姐吃饭道谢,结账的时候却发现乔宁大哥已经悄悄买单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乔宁大哥与冀荣姐“神雕侠侣”般的生活。他们俩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唯一夫妇俩合用一个微信号,合用一个电子邮箱的,总是形影不离,互敬互爱。爱世人的人,当然爱妻爱子。我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离别冀荣姐会有多么痛,但我想悲痛过后,还有悲痛;思念过后;还有思念;但消沉过后,还会勇敢向前,因为“乔帮主”就是一个这样坚韧的人,冀荣姐也是。

乔宁大哥病重的日子,每次为他祷告,希望他能有一顿好的胃口,一刻好的睡眠。如今,祷告他在没有病痛的天堂,能够继续做一束光。天上地下的光芒,曾经照亮很多人的生命。死亡之翼隔离的,只是尘世,光是永恒的,能够穿越时空,在很久很久以后,诸多的光都会在天堂交汇起舞。

后记:

早上送孩子的时候,跟小小的孩子说,你一定要记住乔宁叔叔喔!

孩子问：为什么？

——因为他帮助过你。

——乔宁叔叔为什么要帮助我？

——因为他就是一个乐意帮助别人的人，将来你也要向乔宁叔叔学习，温暖很多的人。

——乔宁叔叔是怎么帮我的？

——那年冬天，波士顿下大雪，车都被埋了。

——大树也被埋起来了吗？

——是的。大树也被埋起来了，整个波士顿的公共交通断了，公寓的暖气也断了。是乔宁叔叔冒着冷风，从雪里把车刨出来，然后开着车给妈妈和你送来了电暖气。

——没有电暖气会怎么样？

——妈妈和你会生病，会难过，会害怕，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

惟愿我的孩子，将来也能够像乔宁叔叔一样，做悄悄的一束光，做个让世界变得更好，更温暖的人。

(2021年5月13日)

外人看不见的信心和爱心

王冀荣

一、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

人遇到困难或生重病时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但乔宁生病后常说我们夫妇从神领受的恩典太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家比较公平。因为我们彼此欣赏仰慕对方的长处，也完全接纳对方的弱点，携手同心同行，是天路历程上的同伴，在婚姻中预尝到天国的滋味。我们平时的祷告都是求神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挑战，并没有刻意为得医治而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把最好的一切给了我们，我们只需要顺服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

2020年9月3日，见过医生知道乔宁的癌细胞发生肝转移，在三周的检查、预备手术期间，已由单个肿瘤迅速发展到七八个，并且在肝脏的不同区域，基本排除了手术的可能性，只能靠化疗维持。回家的路上乔宁开车我一直默默地流泪。回到家中我嚎啕大哭，平静不下来，他眼里也含着泪，搂着我的肩说我们读段神的话吧，就打开圣经启示录21章读了一到四节给我听：“看哪，神的

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他说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吗？他快要进入新天新地了，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要为他高兴才对。

二、来自诗篇的祝福

之后在乔宁开始第二轮化疗前几天，他建议我们每天一起读十篇左右诗篇作为我们的祷告。来自神的信心与盼望、向神的呼求和对神的赞美就在我们一遍遍读诗篇的过程中丰丰富富地赏赐给我们。当我意识到这样一起读经的宝贵后，就开始用手机上的录音软件录音，留下了七遍我们一起读诗篇的宝贵记录。乔宁虽然走了，但他依旧用诗篇对我说话。

乔宁生病后常常和我聊到他对罪的敏感和主耶稣救恩的宝贵。他说神在借着癌症来练净他，为要他悔改，甚至到一个程度有时我要提醒他已经因信被神称为义了。最后一次读到诗篇 51 篇（大卫写的悔改诗）时他抢着说要他来读：“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

在乔宁开始进入安宁治疗后，我们的祷告变成为乔宁的一生和神让我们可以携手同行天路而感恩，也求神给他不畏惧的心，因为知道在神的爱里没有惧怕。我们也各自手抄了一份诗篇 23 篇。我们的约定是他火化时上衣口袋里放着我抄给他的那一份，

他抄给我的我也会好好珍藏，到我被火化时会放在我上衣口袋里。他离世前一天还让我读诗篇 23 篇给他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在治疗过程中他默默地忍受一切痛苦，无论是手术后的恢复、还是前后共二十三次化疗带来的副作用，他都从不抱怨。他只会因身体不适而不能帮我分担家务而感到内疚，只要身体状态稍好一点他就会帮我洗碗、做饭、洗衣服等等。从 2021 年 4 月 13 日停止治疗到 5 月 11 日他被主接走的这一个月间，他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不舒服以致最后两周要靠呼吸机吸氧，靠吃强力止痛药和止吐药来减轻病痛，可他仍然没有丝毫抱怨。我常常问他神加给他的重担是否超过他可以承受的范围，他总是说还好。期间我们还是常常读诗篇，从神那里得着平安、力量和盼望。

三、乔宁留下的爱

乔宁生病前，若用一个画面来描述我们对老年生活的憧憬，这个画面就是他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我一起看艺术博物馆。乔宁生病后他对我的各种或大或小的提醒和嘱托都带着满满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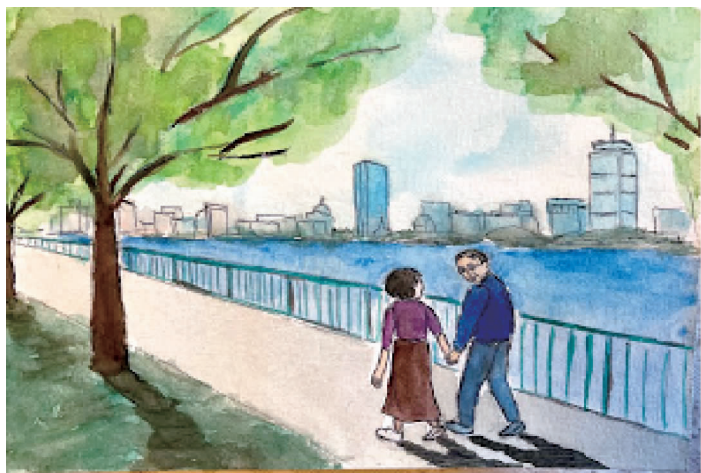
1. 以前家里都是他洗衣服，因为我们的洗衣机烘干机都在地下室，楼梯狭窄，他怕我端着洗衣筐上下楼不安全。他生病后特意为我买了一个手提的洗衣袋，这样我可以一只手提着衣服，另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会比端着洗衣筐下楼安全很多。

2. 他提醒我冬天出门要随身带着防滑的鞋套，因为以后他再也不能在雪天里牵着我的手、扶着我一起走了。乔宁牵着我手

的身影曾令多少人羡慕,特别是姐妹们。

3. 自他 2019 年 11 月确诊,乔宁就把家里所有银行卡、信用卡、退休账号以及各类保险等信息写在一个本子上,因为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操心。化疗渐渐失效后,他就强迫我和他一起坐下来,让我打开一个一个账户,给我解释将来要如何管理。

4. 在乔宁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他抱着我痛哭过好几次,不是为他自己受苦,而是为他离开我之后我生活中的艰难。因为我们知道彼此陪伴是那么美好,也就知道他撇下我一个人生活时除了对他不尽的思念,还要面对孤独的挑战,重新学习适应一个人也是家的生活。



(先洁姊妹画)

四、企盼

回到奇异恩典最后一段歌词,它曾经是乔宁预备见神面时的

企盼。现在这段歌词像是我心中的情诗，是唱给神的，也是唱给乔宁的。我知道这样想神学不正确，因为在天国里人不娶也不嫁，但这是我现在真实的心境：

“将来禧年，
圣徒欢聚，
恩光爱谊千年；
喜乐颂赞，
在父座前，
深望那日快现！”

(2021年6月)